史隨筆 方

讀史隨筆卷之三　　　　東州李敏求纂

曹丕問賈詡曰欲伐不從命吳蜀何先對曰劉備有雄才諸葛亮善治國孫權識虛實陸遜見兵勢據險守要泛舟江湖皆難卒謀也用兵之道量敵論將竊料群臣無備權對雖以天威臨之未見萬全也其意以丕為非備權對也

○漢哀帝策董賢曰允執厥中蕭咸以為懼魏文帝詔夏侯尚曰作威作福殺人活人蔣濟以為亡國之語苻堅以姚萇為龍驤將軍謂曰吾以龍驤建業未嘗輕以授人卿其勉之竇衝曰王者無戲言此不祥

之徵也後姚萇叛與苻登戰敗禱子苻堅神像曰陛下以龍驤命臣臣敢違之人君發言不可不慎

○漢北海王睦中大夫稱其忠孝慈仁敬賢樂士睦曰子其危我哉宜對以志意衰惰聲色是娛乃爲相愛耳魏北海王衮文學防輔表稱其義衮大驚懼曰脩身自守常人之行乃以上聞適增負累魏文之薄於友愛固不足言惜乎漢明之世乃令賢王畏愼至此若齊魚復侯子響唐齊王祐之變亦出於劉寅權萬紀操切太甚

○魏明帝追尊高祖大長秋曰高皇帝夫人吳氏曰

高皇后大長秋即曹騰宦者而有子孫為帝王有夫
人為皇后擬太廟東向之位魏歷安得以長
○光武征隗囂寇恂至第一囂將高峻遣軍師皇甫
文出謁辭禮不屈恂斬之令其副歸告曰軍師無禮
已斬之矣欲降急降峻即開門降司馬懿征遼東公
孫淵使相國王建請却兵出降懿斬之曰楚鄭列國
鄭伯牽羊逆之孫天子上公建欲解圍退舍豈得禮
邪建傳言失旨已相為斬之遼東潰方圍城困惡戮
其謀主足令窮寇破膽
○賈詡為李傕郭汜謀主以亂帝室猶侯景之王偉

而入魏以功名終魏徵爲孝容記室參軍竇建德起居舍人猶馮道之朝唐暮晉而入唐以忠直顯

○蘇武留匈奴十九年須髮皓白昭帝令武奉一太牢謁茂陵于禁降關羽及江陵陷孫權遣禁還魏須髮皓白形容憔悴文帝令北謁高陵豫於陵屋畫龐德憤怒于禁降伏之狀禁慚恚發病死生而辱不如死而榮況生榮而死辱乎

○靈帝賣官納錢司馬直除鉅鹿太守責三百萬直辭病不聽上書極陳當世之失吞藥自殺帝爲暫絕脩宮錢魏明帝起土山使公卿負土羣寮上疏曰陛

下既尊羣臣顕以冠冕被以文繡而使穿方擧土面
目垢黑衣冠了爲臣知言出必死而生既無益死亦
何損衆筆流滞心與世辭將奏沐浴待命帝曰董尋
不畏死邪夫自古人臣與棺而諫者多矣至不難敍
身冀悟其君其忠盛矣時事可知

○司馬懿城府不可測荊州刺史李勝過辭懿懿令
两婢持衣衣落指口言渴婢進粥懿不持杯飲粥流
出霑胷勝曰衆謂公舊風發動何意乃爾懿使聲氣
纔屬曰年老枕疾死在朝夕君屈并州并州近胡好
爲之備恐不復相見以子師昭爲託勝曰當還忝本

州非并州也懿曰年老意荒不解君言今為本州盛
德壯烈好建功名勝退告曹爽曰司馬公尸居餘氣
形神已離爽等不復設備遂為懿所誅按曹操始辟
懿辭病不就適曬書遇暴雨懿遽起收之張后見一
婢在竈下乃殺之代執爨懿故善偽疾而張后亦忍
人矣
○曹爽寇漢中羽檄交至嚴駕已訖而費禕與來敏
圍棊争劫無倦苻堅寇壽陽百萬臨江人情恟懼而
謝安與謝玄圍棊游陟至夜蓋以静制動故能辦賊
○以張奐之略而不知宦官之誣賞武率五營士以

討武以蔣濟之智而不悟司馬懿之誅曹爽謂當免官而已其後奐病為曹節所賣上書訟陳竇忠貞濟痛其言之失至發病卒是以君子必審其幾焉

○世說謂陳氏公慙卿卿慙長寔為長紀為卿羣為公也寔誠盛德羣肖發禪代之議力贊篡謀高貴鄉公弑司馬昭問陳泰玄伯卿何以處我泰曰獨有斬賈充少可以謝天下昭曰更思其次泰曰唯有進於此者不知其次羣不獨慙其父亦慙其子矣

○張掖柳谷水涌寶石負圖狀象靈龜有石牛七鳳凰麒麟白虎犧牛璜玦八卦列宿孛彗之象又有文

曰大討曺詔頒天下以爲嘉瑞張鎬曰神以知来不追既往此石當今之變異將来之符瑞也淩雲臺始構有鵲巢其上高堂隆曰維鵲有巢維鳩居之將有宅姓制御之禍又言異類之鳥育長燕巢宜防鷹揚之將於蕭墻之内妖孽之萌惟明者先睹

○王淩毋丘儉起事同其敗又同淩子廣謂淩曰司馬懿情雖難量事未有逆父子並擁兵要未易亡也淩不從而敗儉子甸謂儉曰大人居方岳重鎭國家傾覆而晏然自守將受四海之責儉從而敗以計則廣優以義則甸正

○及長孺伉直守正無所囬撓武帝以爲社稷臣誠知言也魏明帝問陳矯曰司馬公忠貞可謂社稷臣乎矯曰朝廷之望也社稷則未知也亦知言也

○伯有之鬼殺帶殺段魏其灌夫共守欲殺武安吕蒙爲關羽祟司馬懿爲王凌祟以死厲之能報果有是邪苟以懲淫惡則可也

○世以司馬懿方曹瞞不然也操之敵吕布袁紹玄德仲謀數雄皆強對也若司馬氏則淮南三叛誅而魏鼎已移懿之有王凌師之有毋丘儉昭之有諸葛誕適足以成其霸圖耳

○丹楊太守李衡數以事侵琅邪王休其妻習氏諫不從及王即位衡謂妻曰不用卿言以至於此今欲奔魏妻曰王好善慕名不以私嫌殺君今表列前失顕求受罪當逆見優饒非但直活而已衡從之吳主勅衡還郡又加將軍棨戟習氏智慮不止識衡殖貨

○鄧艾之入江油田續不進艾欲斬而舍之及收艾衛瓘遣田續曰可以報江油之恥矣杜預曰伯玉其不免乎身為名士位望已高旣無德言又不御下將何以堪其後果被賈氏之誅始瓘帳下督榮晦有罪斥遣及禍晦輒殺瓘及子孫九人猶田續之報鄧艾

并殺二子

○三方鼎峙人無定主王雙戰敗被禽為吳將還魏為蜀人所殺黃權漢將為吳兵所隔入魏封侯其子崇與諸葛瞻死節於綿竹趙咨為吳使魏為曹丕所賞仕魏為尚書夏侯覇自魏逃死奔蜀若隱蕃之謀亂於吳郭循之行刺於漢乃奸人反覆耳

○向雄收葬鍾會晉公責之曰往者王經之死卿哭於東市而我不問鍾會躬為叛逆又輒收葬若復相容當如王法何雄曰先王掩骼埋胔仁流朽骨豈先卜功罪而後收葬乎今王誅既加於法已備雄感義

收奚教亦無關以此訓物不亦可乎晉公悅與宴談而遣之向雄之立義晉公之能容俱衰世所無

○漢惠帝張后吳主休朱后魏主丕納漢帝二女俱姊女也瀆亂倫紀自上而始宋孝武魏孝武高洋楊廣朱温之屬不可道也

○王莽以雍石文爲符命孫皓得小石刻皇帝字改元天璽高歡得奇石隱起成文曰六王三川陽休之以爲大王當受天命奄有關洛武則天得白石以紫石末摸之文曰聖母臨民永昌帝業命曰寶圖拜洛受圖田承嗣刻石作讖曰二帝同功勢萬全將田爲

侶入幽燕以欺王武俊彼拳石之頑無預於人事况僞刻而誣罔者乎若石言於魏榆瑞圖湧於張掖乃爲妖耳

○諸葛誕爲魏貳司馬昭稱臣於吳王琳爲梁貳陳霸先受爵於齊二人心跡相似及誕敗麾下數百拱手不降以至於盡琳死麾下將士哭聲如雷得人心又相似

○自夷齊餓死首陽捐生抗節如王蠋龔勝潔身高蹈如管寧陶潛代各有人而曹芳之廢范粲足不下地不言三十六年終於所寢之車殆古今一人後世

惟知三年不下樓何歟

○諸葛亮六出祈山以伐魏其已也諸葛緒自祈山進兵以攻漢彊弱之勢其在人哉齊與周互鑿河氷以防擁越亦視彊弱而已

○臧均乞收葬諸葛恪曰震雷電激不崇一朝大風衝發希有極日天地之威不可經日洊旬帝王之怒不宜極情盡意故太傅恪自致夷滅梟首積日觀者數萬詈聲成風觀訖情反能不憯然已死之人與土壤同鑿掘斫刺無所復加若收以士伍之服恵以三寸之棺揚聲遐方豈不大哉吳主聽故吏歛葬及孫

琳誅改葬

○吳孫皓料取將吏家女二千石大臣女子歲歲言名年十五六簡閱不中乃得出嫁晉武帝選公卿女爲三夫人九嬪二千石將校女補良人以下又取良家女五千人入宮遂之采擇未畢權禁天下嫁娶是時南北之君漁色無異

○吳識黃旗紫蓋見於東南終有天下荊揚之君史以爲刁玄詐增而孫皓長信按吳已未久琅邪南渡建國於荊揚識亦有徵矣自秦時已言東南天子氣至鑿曲阿及六朝三百餘年皆都金陵逮 大明高

皇帝創大業定鼎於是信有王氣哉晉時斗牛間紫氣無亦南渡之祥歟其曰豊城劍氣好事者云爾○魏史拓拔氏壮人謂土為拓后為拔又曰拓天而生拔地而長史臣之誣也自可汗毛傳十二代曰貸觀樓越推寅利侯肆襟盖僧隣乃至詰汾按十二代皆一字名唯推寅為二名并史臣追撰也至李唐自皐陶以下名爵亦各追撰其曰上御大夫敬生老聃誣亦甚矣若侯景李知誥未審所出令臣下追制其名位而知誥曾祖以上取義祖之先朱温以朱甫為始祖李嗣源石敬瑭劉知遠俱沙陀人嗣源即邈信

烈無姓氏而其高祖以下名皆雅馴敬瑭以衛石碏
爲始祖知遠以漢明帝子昞爲始祖俱極可笑
○鑑前之失以立後防亘無敗事矣然秦懲周之孤
建諸侯後屬戰爭則子弟無立錐之地遂以孤立亡
漢懲是也大封同姓諸侯彊大七國連兵叛光武懲
是也諸侯不得臨民預政交通有禁魏因是而重之
拘錄王公無異幽囚司馬氏懲是也諸王分鎮天下
兼總兵權竟致骨肉相屠神州陸沉噫量時度勢因
弊通變其惟聖人乎
○外寧内憂范文子之言而山谷引之似是而非也

假令晉武釋吳不取惠帝昏騃安得不亂孫氏不亡據有江東則永嘉南還當無立脚地矣

○自古外戚如薄昭彌謹良鄧騭遜適讓封梁冀翁不疑讓位歸第楊駿弟珧箴表石函冀以免禍然而誅夷之慘終亦不免胡寅謂楊駿曰歷觀前世結婚天家鮮不滅門可為炯戒

○楊駿以后父封臨晉侯按漢楊賜封臨晉侯駿豈其裔耶羊玄之以后父封興晉侯亦非地名當以興隆晉室為名漢之漢壽漢昌郡至晉改晉壽晉昌

○陰就子豐尚酈邑公主主驕妬豐殺之被誅班超

孫始尚陰城公主主驕淫無道始手刃殺主坐腰斬
衛瓘子宣尚繁昌公主耆酒多過失楊駿白武帝奪
公主歷代公主憑恃天家淫恣敗度若宋之山陰啓
之高陽甚矣而反目之極至於戕害亦由宣家之失
其道也王姬肅雍之車流詠於國風豈偶然哉
○漢楊王孫病且終遺令其子曰吾欲臝葬以反其
眞爲布囊盛尸入地七尺既下從足引脫其囊以身
親土晉皇甫謐著論曰生不保七尺之軀死何隔一
棺之土衣衾所以穢身棺槨所以隔眞氣絶之後幅
巾故衣纍以籧篨便以親土若不如此寃悲没世二

人者將以矯末世謠侈靡財厚送以啓盜賊之欲有以是爲教則當不念傷孝子之心

○趙括爲將其母上書請勿從坐智矣然晉楊珧乞藏表石函得以免禍及臨刑號呼不已竟不免吳孫微爲司直多所譖白其父上表言微不良有罪乞不從坐後姦利事發父子車裂亦何益矣按晁錯父謂錯曰劉氏安而晁氏危矣遂自殺陳敏規割據江東其父曰滅我門者此兒也乃以憂卒徐文景爲梁武帝嬖人其父陶仁曰正當掃墓耳移家避之文景竟賜死陶仁不哭陳徐之父僅免父子併命

○伍員楚世臣也親僇平王之尸亦甚矣嵇康王儀諸葛誕非受誅者司馬昭非其君也於紹與裒與靚猶陳覇先之於王頒也頒之掘墓安陵君子不以爲厚非則偉元仲思之坐不西向殆愈於延祖蕩陰之節矣山巨源謂紹曰爲君思之久矣天地四時猶有消息父子之倫亦有消息耶

○楚靈王以慶封徇曰無效齊慶封弑其君弱其孤以盟諸大夫封曰無若楚共王之庶子圍弑其君之子而自立也軍人粲然皆笑孫皓入朝賈充問君在南方鑿人目剝人面皮此何刑也皓曰人臣有弑其

君爲四不忠加此刑耳故椒舉曰無瑕者可以戮人

○或問吳國陸喜曰薛瑩於吳士當爲第一乎喜曰吳士沉默其體潛而勿用第一也避尊居卑祿以代耕第二也侃然體國執正不懼第三也斟酌時宜時獻微益第四也溫恭脩慎不爲諂首第五也上士多淪沒而遠悔吝中士有聲位而近禍殃瑩之處身在四五之間安得爲第一 按瑩對武帝直斥皓惡以著亡徵曾不如吾彥對以天祿永終曆數有屬又當在四五之下矣

○珽彪上言羌胡被髮左衽與漢人雜處習俗既異

言語不通數爲黠吏侵漁寃悪無聊故致反叛宜如舊制置護羌都尉持節領護歲時巡行諮其怨結通導動靜以明威防晋江統作徙戎論略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而士庶狎翫侮其輕弱怨恨之氣毒於骨髓蕃育衆庶坐生其心以貪悍之性挾憤怒之情居封域之內無障塞之隔掩不備之人收散野之積故能爲禍滋蔓暴害不測犬馬肥充則有噬齧况於戎狄能不爲變皆可申諭發遣還其本域慰彼羇旅懷土之思釋我華夏纖介之憂御戎之道當兼用二人之策

○晋武帝出齊王攸歸國曹志慨然歎曰安有如此之才如此之親不得樹本助化遠出海隅乃奏議曰自羲皇以来豈一姓所能獨有當推至公之心與天下共其利害乃能久長按志陳思王之子於是乎有深感矣

○劉頌上疏曰法禁寬縱積之有素未可一朝以直繩御下然矯世救弊自宜漸就清肅譬猶行舟雖不横截迅流然當漸靡而往稍向所趍然後得濟也矯枉釐弊宜深存斯理

○和嶠言於武帝曰皇太子有淳古之風而末世多

僞恐未了陛下家事後帝謂嶠曰太子差長進卿可
詣之粗及世事旣還曰太子聖質如初比衛伯玉撫
床之請語更明切

○羊祜封鉅平侯後進封南城侯及卒遺令不得以
南城侯印入柩帝曰祜固辭歷年身殁讓存聽復本
封以彰高義是日天寒帝涕淚霑鬚鬢皆爲氷南州
爲之罷市巷哭聲相接吳南邊將士亦爲之泣襄陽
人立祠於峴山望其碑者無不流涕謂之墮淚碑及
吳平帝執爵流涕曰此羊太傅之功也策告羊祜廟
封其夫人夏侯氏萬歲鄉君叔子可謂古之遺愛矣

○賈后淫虐裴頠賈模與張華謀廢立華曰卿二人皆中宮親戚宜數陳禍敗之戒庶無大悖則天下尚不至於亂吾輩得以優游卒歲按茂先為國柱石安危所係而視虐殺母后屠戮諸王不以為大悖貪位苟保其語甚偷史稱其盡忠帝室謬矣

○齊威公伐楚不問僭王之失晉廢賈后不舉弒楊后之罪李密數煬帝十罪不及弒逆之惡駱賓王檄武后不言淫亂之醜俱不快人意

○司馬師有目瘤為文鴦所驚目出而卒趙王倫其庶弟也亦有目瘤將敗得異鳥名服留謂倫服罪也

○齊王冏得志驕奢記室孫惠上書曰天下有五難四不可冒犯鋒刃一難也聚致英豪二難也與將士均勞苦三難也以弱勝彊四難也興復皇業五難也大名不可久荷大功不可久任大權不可久執大威不可久居大王行其難而不以為難處其不可而謂之可意功所未安冏不用惠辭去可謂得去就之義

○帝征成都王穎紹詣行在秦準謂紹安危難測卿有佳馬乎紹正色曰扈衛乘輿死生以之佳馬何用及蕩陰之敗紹下馬登輦以身衛帝兵人於轅中斫之血濺帝衣被紹胷中早自辦死畢竟果不用馬

○威權下奪冠履倒置周室既卑齊威王謂周王叱嗟而毋婢也高澄謂魏主曰朕朕狗脚朕其爲角狗弁髦甚矣張方迎惠帝於北卬將拜謁帝下車自止之及過帝輦其壘方於馬上稽首太宰顥迎帝於覇上顥前拜謁帝下車止之下堂見諸侯殆不至此然張方爲郅轄所殺顥爲梁臣斬於車上高澄爲蘭京所殺人而無禮何以能世

○天下將亂惟明者得爲身之宜保其家族智者得庇身之所免於危殆漢末荀彧謂父老曰潁川四戰之地宜丞避之鄉人懷土不去多爲傕汜所殺彧獨

率宗族去袁紹待以上賓或度紹終不能定大業乃往歸曹操管寧邴原往依公孫度寧廬於山中惟談經典不及世事度安其賢原以清議格物寧謂曰潛龍以不見成德遺原逃歸裴嶷與兄子開就慕容廆開曰鄉里在南奈何北行嶷曰中州喪亂清通非歲月可冀欲求庇身之所豈可不慎擇其人慕容公脩行仁義國豐民安高可以立功名下可以庇宗族李產依祖逖及逖卒謂所親曰北方鼎沸遠來就此觀祖約有不可測之志吾托名姻親當早為計乃帥子弟歸鄉里按劉望之為劉表從事正諫不合弟廙曰

既不能法柳下惠和光於內宜模範蠡遷化於外不
從見害處亂代者又當以此為戒
○劉弘專督江漢威行南服朝廷以弘婿夏侯陟為
襄陽太守弘曰治一國宜以一國為心必用親姻則
荊州十郡安得十女婿乃表皮初之勳以補襄陽無
有興發手書款密人皆感悅曰得劉公一紙書賢於
十部從事辛冉說弘以縱橫之事弘怒斬之按弘其
忠盛其度弘德量如王丞相而操約過之純實如庾
征西而文雅勝之有謝安石之風流與陶士行之功
名羊大傅後一人而已

○劉琨得石勒母及從子虎送之因遺勒書曰將軍用兵如神所向無敵而周流天下無容跡之地百戰百勝無尺寸之功蓋得主則爲義兵附逆則爲賊衆故也今相授車騎大將軍襄城郡公將軍其受之勒報曰事功殊途非腐儒所知君當逞節本朝吾自夷難爲效謝而絶之越石不能感化凶逆而爲虎傅翼

○夏之亡伊洛竭商之亡河竭周之亡三川震漢之亡岷山崩壅江三日水竭晉之亡江漢河洛皆竭可涉南燕之亡女水再竭

○五苓夷圍寧州刺史李毅卒女秀明達有父風領

攝州事獎厲士卒嬰城固守伺賊稍怠出兵掩擊荀崧為杜曾所圍少女灌年十三帥勇士數十人踰城突圍求救於周訪劉遐妻邵續女單將數騎拔遐於萬衆之中荀龍金妻劉氏乘城拒戰百餘日將士畏而懐之卒全梓潼梁姜慶真襲壽陽據外郭任城王澄太妃孟氏勒兵巡城不避矢石慶真敗走李謹行妻劉氏留伐奴城高麗引靺鞨攻之劉氏擐甲帥衆守城拒戰唐高宗封燕國夫人崔寧妾任氏以私財募兵數千人親擊楊子琳破之婦人越酒食之議而閫執金鼓不可為訓也然為家邦出身抗難事濟義

立有不容泯焉者如徵側徵貳遲昭平琅邪呂母李全妻楊氏之屬乃盜賊之反常者曷足道哉

○劉虞之牧幽州劉琨之鎭并土俱志存帝室而爲姦猾所害祖逖之開拓河南宗澤之留守汴京俱自任剋復而爲昏庸所沮豈不爲英雄之恨

○晉成帝爲蘇峻所逼遷居倉屋劉超猶啓帝授論語孝經宋帝昺在厓山舟中陸秀夫日講大學章句按二公之忠俱令人隕淚千載而未免任讓之刃蹈海之痛所謂人猶憾於天地

○苟晞鎭兗州其從母子求爲將晞不許曰吾不以

王法貸人將無後悔固求之後犯法睎扶斷斬之從母叩頭救之不聽素服哭之曰殺卿者兗州刺史哭婦者為道將也李勣征高麗欲與婿杜懷恭偕行辭以貧無奴馬勣皆贍之辭窮已匿曰必欲以我立法耳勣流涕曰杜郎踈放此或有之乃止按後周周行逢婿唐德求補吏行逢曰汝才不堪為吏吾不敢以法貸汝與之耕牛農具而遣之亦猶王猛之為王皮求十具牛為治田之資耳

○史謂陶侃力能跋扈以八翼之夢輒自制疑若內懷不軌者豈以討峻時致有前却故有此論邪長沙

公都督八州以辛八翼之夢殆其兆也
○東晉之人臣節未純誅討亂逆亦違經義王導曰佞臣亂朝人懷不寧如導之徒心思外濟謂外奔自濟如劉隗之投劉曜也爲此言者其可責以義分耶
○劉琨豪奢喜聲色徐潤以音律得幸驕恣預政令狐盛請殺之琨不聽反殺盛琨母曰汝不能駕御豪傑以恢遠略而專除勝已禍必及我盛子泥引趙兵襲晉陽殺琨父母按越石爲國家志滅讐耻躑躅戎虜之間當枕戈待朝揮涕對衆而耽樂縱逸枉害善良遂至貽禍二親求以建事豈不難哉

○温嶠之討蘇峻也吳興太守虞潭母孫氏謂潭曰汝當捨生取義勿以老吾爲累劉裕討桓玄何無忌夜於屛風裏草檄其母劉氏牢之姊登橙密窺之曰汝能如此吾復何恨婦人晰於義亦如此

○沈充既敗入故將吳儒家儒誘納重壁中笑謂充曰三千戶侯矣充曰爾以義存我我家必厚報汝若以利殺我汝族滅矣儒遂殺之後充子勁竟滅吳氏爾朱兆入洛城陽王徽以舊恩投寇祖仁齎金百斤馬五十匹祖仁利其財殺徽詣兆兆夢徽謂有金二百斤馬百匹在祖仁家兆徵其金馬不滿數懸首高

檮擣之至死殺人邀利足招咎殃

○漢昭烈晉元帝皆以宗支當國命墜地紹接絶統不容少緩而漢贊詩曰曹操父子偪主篡位故覊旅萬里糾合士衆大敵未克而先自立恐人心疑惑晉周嵩曰梓宮未返舊京未淸宜訓卒厲兵先雪大恥神器將安適哉二人所見偎不達權時之宜紀瞻曰晉氏絶統於今二年兩都燔蕩宗廟無主劉聰竊號於西北而陛下高讓於東南其言良是

○吳內史張茂爲沈充所殺茂妻陸氏帥部曲先登討充報其夫仇詣闕上書謝茂喪敗之責詔贈茂太

僕陸氏義烈俱盛若韓世忠妻梁氏上書請治世忠
失律之罪其言雖直殆非婦也
○劉聰爲劉后立鷬儀殿陳元達切諫聰命曳出斬
之后手表曰忠臣進諫者固不顧其身也人君拒諫
者亦不顧其身也忠臣結舌者由妾遠近怨怒者由
妾公私困弊者由妾社稷阽危者由妾誠無顏面復
奉巾櫛願賜死此堂以塞陛下之過聰以表示元達
曰外輔如公內輔如后朕復何憂名其園曰納賢堂
曰愧賢按后卽名公劉殷之女英秋之君亦賴內助
○星隕爲石自春秋紀之劉聰時流星入紫微光燭

地墜于平陽化爲肉長三十步廣二十七步後五年
聰死平陽亡虜亦應天象邪按漢末雨肉如羊肋
○石勒將襲王浚浚恐劉琨議後奉牋自陳罪惡請討
浚自效琨大喜移檄州郡言方議討勒勒走伏無地
求拔幽都以贖已罪除僭僞之逆類降知死之逋羯
斯乃積誠靈佑之所致也越石被犬胡所賣至如此
○謠言或應或不應燕南無趙北際其間不合大如
礪唯有此中可避世公孫瓚據易地而敗秦川中血
沒腕唯有凉州倚柱觀張軌據河西而全
○張平請降祖逖遣說人安撫人意輕平視其屋曰

可作馬厩見大鑊曰可鑄鐵器乎曰此乃帝王鑊奈
何毁之大曰卿頭未可保而愛鑊耶乎怒斬之朱粲
請降唐高祖遣段確受納確醉謂粲曰聞卿啖人人
作何味粲曰啖醉人如啖糟藏猪肉遂烹之與盜賊
語安用爭闘氣
○張茂築靈鈞臺閻曾夜叩府門呼曰武公遣我来
言何以勞民築臺有司以妖言請誅茂曰吾信勞民
曾稱先君之命以規我何謂妖乎爲之罷役宋徽宗
末鬻菜夫至宣德門戟手詈曰太祖皇帝神宗皇帝
使我来道尚宜速改捕下獄一夕方省不知向者所

為於獄中盡之金主守緖立有男子服衰麻望承天
門且笑且哭有司詰之曰笑朝廷之無人哭國家之
將亡群臣請置重典金主曰近詔求言讖訕不可殺
但以宮門非笑哭之所杖之張茂有受言之量金主
猶有君人之度若徽宗者人神雖阻改之亦晚
○屠岸賈攻趙氏於下宮趙朔妻有遺腹子武賈聞
之索於宮中夫人置兒袴中祝曰趙宗滅乎若號即
不滅若無聲兒竟無聲卒興趙宗賀傉之毋殺鬱律
其子什翼犍幼在繈褓毋王氏匿於袴中祝曰天苟
存汝則勿啼久之不啼後為代王按二人將延趙代

之世天之所建誰能違之
○石勒出暴諱胡羯尤峻有醉胡乘馬入止車門勒大怒責執法馮翥翥惶恐忘諱對曰醉胡馳入不可與語勒笑曰胡人正自難與言勒見樊坦衣冠敝壞問之坦率然對曰為羯賊所掠勒笑曰羯賊乃爾無道今當相償賜車馬衣服錢三百萬并恕之老胡亦有容量
○劉石稱兇北方藩鎮已盡惟邵續崎嶇強寇之間為石虎所擒使降其城續召兄子竺曰吾志欲報國不幸至此汝等努力勿有貳心安祿山遣蔡希德攻

上黨程千里屢敗賊希德至城下千里突出橋壞反
爲賊所擒仰謂從騎曰歸語諸將善爲守備寧失帥
不可失城二人竟爲賊所害
○蘇峻陷臺城褚翜抱帝登太極殿王導陸曄荀崧
張闓登御床擁衛劉超鍾雅侍立太常孔愉朝服守
宗廟雖在擾攘羣臣猶未奔迸其後梁元帝之出城
陳後主之入井無一人從衛世道可見
○張駿上書曰勒雄既死虎期繼逆絶域離主漸冉
經世先老鎖落後生不識慕戀之心日遠日忘乞垣
宣武北望之歎使人於邑

○庾亮爲蘇峻所敗送節傳以謝陶侃侃曰古人三敗君侯始二當今事急不宜數爾按高順謂呂布曰將軍擧動不肯詳思忽有失得動輒言誤誤豈可數邪即此意

○黃霸認孔雀爲神爵高德孺指野鳥爲鸞後世言鳳凰皆此類也石虎羯賊之尤凶虐者也郡國送蒼麟十六以駕芝蓋史書之若信然者未知果竟何物也魯郊所獲若時無聖人亦不知其爲麟矣

○郭璞欲爲顔含筮之含曰年在天位在人脩己而天不與者命也守道而人不知者性也自有性命無

勞蓍龜其言約而盡

○張駿遣張淳假道於成通使建康李雄將使盜覆諸東峽淳曰寡君使臣行無跡之地萬里通誠於建康若欲殺臣當斬之都市宣示衆目曰凉州不忘舊德通使琅邪主聖臣明發覺殺之如此則義聲遠播天下畏威今殺之江中何足以示天下雄大驚謝之淳卒致命於朝廷使乎使乎

○慕容皝遣劉翔使晉因朝貴宴集謂何充等曰四海板蕩奄踰三紀宗社為墟黎民塗炭斯乃廟堂焦慮之時忠臣畢命之秋諸君宴安江沱肆情縱欲以

奢靡為榮以傲惰為賢謇諤之風不聞征伐之功不立將何以尊主濟民其言切中時病

○平陵城北石虎一夕移於城東南狼狐千餘隨之跡皆成蹊石虎喜曰石虎者朕也天意欲使平蕩江南也勅諸州兵悉集集者百餘萬有白鴈百餘集馬道之南太史令趙攬以為宮室將空之象遂寢南伐虎以石虎興師白鴈寢兵

○五胡之亂劉石爲桀其後靳準聡之嬖臣捕劉氏男女無少長皆斬東市發淵聰二陵斬聰尸以傳國璽付胡嵩還晉家遣使告司州曰劉淵屠各小醜使

二帝諭汝今輒扶侍梓宮請以上聞石勒之種為石虎所夷冉閔虎之養子廢石世及遵鑑殺之并殺虎二十八孫盡滅石氏誅胡羯二十餘萬尸諸城外悉為豺狼野犬所食遣使臨江告晉曰逆胡亂中原今已誅之當劉石之盛自謂天崩地陷更無可憂幽辱帝后毁掘陵寢屠劉生民夷蔑典章神人之憤極矣死肉未寒旋就滅亡剸翦魚肉甚於犬彘而準與閔本中原人天之以假手報復毫髮不爽逆亂之徒可以鑑矣

○吐谷渾長史鍾惡地以王三弟從横討殺之其王

辟奚發病悅惚命世子視連曰禍及同生何以見之
於地下吾餘年殘命寄食而已遂卒視連立不飲酒
遊畋者七年泣曰自先世以仁孝忠恕相承先王念
友愛之不終悲憤而亡孤雖纂業尸存而已辟奚父
子篤於天倫豈深感於慕容廆阿干之歌歟
○晉宋倶遭亂南遷建國江表晉人待五胡亦之以
犬羊出師經略未嘗一日而忘中原其人乃心王室
慕義奔赴迄于義熙而亦不忘晉宋人忘親矣其不
忘中原乎一意退縮未嘗向中原發一矢其人亦不
易世而已忘宋事劉豫事金人甘心左袵唯李顯忠

魏勝等數人歸身本朝而已宋之以仁厚立國反不若晉之風教凌夷何歟

○劉隗盧諶劉羣中州名士遭亂失身隗臣劉曜諶羣臣冉閔俱死於兵鄭善果爲王世充督戰傷殘處亂世者宜以爲戒按諶志之子羣琨之子

○以謝萬監四州軍事王羲之與桓溫書曰謝萬才流經通使處廊廟固是後來之秀以是俯循荒餘違才易務矣又遺萬書曰以君邁往不屑之韻俯同羣辟誠難爲意矣萬矜豪傲物但以嘯詠自高兄安謂宜數接諸將以悅其心萬乃召諸將一無所言直以

如意指四坐云此皆勁卒諸將益恨按江左在事諸
人不以俗務經懷爲國擇帥惟取虛曠

○慕容儁移都鄴夢石虎齧其臂乃發其墓求尸不
獲購以金帛女子李菟告之得於東明觀下僵而不
腐儁蹴而罵之曰死胡何敢怖生天子數其罪而鞭
之投於漳水尸倚橋柱不去即佛圖澄所謂一柱殿下
者是也未幾儁卒鬼亦惡矣

○桓溫入關問王猛以三秦豪傑未有至者按宣武
得景略但言江東無卿比而别問三秦豪傑宜景略
之不就也然曹孟德辟司馬宣王不至欲殺之宣王

乃應命使景略遇孟德必不敢不就
○海西公廢百官震慄桓温亦色動王彪之取霍光
傳定其儀制朝服當階神彩毅然朝廷以此重之噫
王白鬚助逆廢君廉恥都盡司馬公曷為取此
○秦宣太后與義渠戎王亂生二子并襄后通嫪毐
生二子昭王始皇俱不足以語防閑之道矣苻秦苟
太后韋姑子李威肆行無忌其子苻堅事之如父蓋
二秦俱胡俗耳
○苻堅專任王猛姑臧侯樊世自恃舊臣謂猛曰吾
輩耕之君食之邪猛曰非徒使君耕又將使君炊之

世怒曰要當懸汝頭長安城門與猛會議於堅前世欲起擊猛堅怒斬世按苻堅得王猛自比玄德之於孔明然昭烈與亮情好日密關張不悅昭烈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羽飛乃止何嘗遽殺舊人

○晉海西公廢庾希詐奉海西公密旨誅桓溫逮康震擾溫討平之妖人盧悚遣許龍稱詔奉迎海西公公叱左右縛之悚又詐稱海西公突入殿庭爲亂衛士討誅之朝廷知海西公安于屈辱不復爲虞以壽終宋濟王竑既廢居湖州潘壬帥其黨千餘入城求王王匿水竇壬擁至州治以黃袍加身王號泣不從

既眠視之乃太湖漁人王帥州兵討壬誅之史彌遠忌王令客余天錫逼王縊之按海西公濟王遭亂處變同而或免或不免由世道益下人心益危爆起之地保全益難耳

○王敦殺周戴桓溫不殺王謝蓋以伯仁神傲辭伉有以觸敦之怒安石從容就席舉止不懾談言當理辭直且和宣武暴慢之氣索然頓盡是以君子重其雅量也然處仲辨殺周戴元子不辨殺王謝蓋元子常稱王大將軍可兒可兒慕其伉狼愈已

○王猛寢疾苻堅親禱南北郊宗社徧禱河嶽疾少

瘳爲之赦殊死及亡歎曰徃得丞相常謂帝王易爲自丞相違世須髮中白每一念至不覺酸痛此與貞觀帝亡鑑之痛何異

○海西公廢簡文帝立郗超請急省其父帝曰致意尊公家國之事遂至於此由吾不能以道匡衛愧歎之深言何能諭因詠庾闡詩志士痛朝危忠臣哀主辱遂泣下霑襟當是時天下殆岌岌乎

○苻堅南寇張夫人諫曰黃帝服牛乘馬因其性也禹濬九河障九澤因其勢也后稷播殖百穀因其時也湯武率天下而攻桀紂因其心也晉未可伐陛下

決意行之妾不知何所因也自秋冬以來衆鷄夜鳴
羣犬哀嘷武庫兵器自動有聲此非出師之祥也婦
人之言亦有可聽者
○姜讓責慕容垂曰將軍不安於家國投命聖朝主
上與將軍風殊類別一見傾心寵踰勳舊因王師少
敗遽有異圖長樂公受分陝之任寧可束手輸將軍
以百城之地乎將軍欲裂冠毁冕自可極其兵勢但
惜將軍以七十之年懸首白旗高世之忠更為逆鬼
耳垂默然盖讓言理直垂不得不愧屈
○呂光破龜兹欲留居之鳩摩羅什曰此凶亡之地

不足留也將軍但東歸中路自有吉地至姑臧遂開基定霸李歆滅於西涼其子孫羈宦中國遂創唐室三百年之業馮弘奔高麗其族業浮海南奔子孫累世據有高涼天之所啓必命以主宇非人力也元太祖平西域四十國至印度國有獸人言曰此非帝世累宜速還耶律楚材曰此名角端解四夷語蓋上天惡殺以告陛下元主即日班師豈所謂有指疆土邪

○燕梁琛使秦堅方畋於萬年欲野見之琛不肯辛勁謂曰天子稱乘輿所至曰行在何常居之有春秋亦有遇禮何爲不可琛曰晉室不綱靈祚歸德二方

兼運俱受明命桓溫猖狂窺我王略燕危奏孤勢不
獨立同恤時患要結好援東朝君臣引領西望愧其
不競以爲隣憂今強寇既退交聘方始謂宜崇禮篤
義固二國之歡若忽慢使臣是卑燕也海縣幅裂天
光今曜安得以秉與行在爲言禮不期而見曰遇因
時權行其禮簡略豈平居容與之所爲哉堅乃設行
宮百僚陪位然後延見時白虜運訖西隣方伺一介
行李乃能秉禮明義嫺於辭令危亡之國未必無人
○王猛伐燕慕容王送於霸上猛曰臣仗威靈奉成算
盪平殘胡如風掃葉速勅有司部置鮮卑之所遂平

鄴遷燕主暐以下於長安討張天錫先爲築第至則居之苻堅秖是也及將南侵下詔以司馬昌明爲尚書左僕射謝安爲吏部尚書桓冲爲侍中可先爲起第盖用王猛之言也猛之言亦出屢勝而驕况堅以盈溢之氣當衰亡之運者乎

○慕容儁斬冉閔會大旱蝗謂閔爲祟遣人禱祠謚曰悼武天王姚萇縊苻堅及爲符登所敗立像以禱謚曰壯烈天王蘭汗弑慕容寶龍城大旱汗自詣寶神座頓首禱請慼矣慕容盛自貶庶人天王又何意

○慕容麟燕王垂之不肖子也始垂將奔龍城麟遣

還告狀垂世子令將襲龍城麟以告令爲所殺垂遣太子寶討拓跋珪麟在軍後不設備致參合之敗鄴都被圍麟刼將軍王精弑寶不果走丁零後歸慕容德謀叛誅按垂隨王猛入鄴以麟嘗告變立殺其母遷麟外舍後屢進策畫垂更奇之寵待與諸子均蓋莫知其子之惡也

○桓虔之討桓玄不克走歸長安姚興問桓玄才略何如其父卒能成功乎虔之曰玄乘晉室衰亂盜據宰衡猜忌安忍刑賞不公不如其父遠矣玄已執大權必將篡逆正爲他人驅除耳是時劉裕尚在草間

虔之所言何先見之明也

○赫連勃勃使皇甫徽作書答劉裕而陰誦之對裕使口授舍人裕讀其文曰吾不如也此則勃勃謾過劉裕按魏武見單于使自以形衰面陋不足雄遠國使崔琰代之自捉刀立床頭使者曰魏王雄望非常然床頭捉刀人乃英雄也操追殺使者此則魏武不能謾過虜使

○姚萇亦足為一時之豪既破苻登置酒高會諸將曰若值魏武王襄萇兄不令此賊至今萇笑曰吾不如亡兄者四身長八尺五寸臂垂過膝一也將十萬衆

與天下爭衡望麾而進前無橫陳二也温古知今講論道藝收羅英雋三也董率大衆人盡死力四也所以建立功業驅策羣賢者於算略中有片長耳按苻登與萇相拒候騎告賊諸營已空登驚曰去令我不知來今我不覺謂其將死忽然復來朕與此羌同世何其厄哉言其算略縱橫不測也

○關中諸將每一部至曹操輒有喜色人問其故操曰賊若依險阻一二年不可定也今皆來集一舉可滅是以喜姚萇伐魏揭飛揭飛有衆數萬羣氐赴之前後不絕每一軍到萇輒喜其下問之萇曰揭飛扇

悪種類甚繁雖克其魁餘黨難平今烏集而至可一舉無餘奸雄見事相似

○泰山賊王始稱太平皇帝既敗臨刑或問其父凡所在始曰太上皇蒙塵于外征東征西為亂兵所殺其妻怒曰君正坐此口奈何尚爾始曰皇后自古安有不亡之國朕則崩矣人之愚惑至此宋魯爽助南郡王義宣舉兵板義宣為帝文曰丞相劉令補天子名義宣板到奉行天子可以板授邪

○青泥之敗廬陵王義真年十二獨逃草中參軍段宏追尋義真識其聲曰君非段中兵邪必不兩全可

刎吾頭以南使家公絶望宋乃東義眞於背單馬南
歸義眞曰今日之事誠無算略丈夫不經此何以知
險艱其言似夙悟者以德不掩才故不終
○姚萇稱帝與羣臣宴酒酣謂曰諸卿與朕北面秦
朝忽爲君臣得無恥乎趙遷曰天不恥以陛下爲子
臣等何恥爲臣南燕主德宴羣臣酒酣問朕可方古
何主麴仲曰陛下少康光武之儔德顧左右賜帛千
匹仲辭其多德曰卿知調朕朕不知調卿邪卿所對
非實故朕亦以虛言賞卿夷狄之有君臣相謔而已
○姚萇破魏揭飛於所營之地每栖孔輒樹一木以

旌武功宇文泰破高歡乃於戰所人植一柳以旌武功按赫連勃勃每戰收斬馘等髑髏臺視此為虐

○魏武西征河間民田銀叛太子丕遣將討平之故事破賊以一為十國淵上首級如實數操問其故淵曰征討外寇多其首級欲以大武功聳民聽也河間在封域之內克捷有功臣竊恥之操大悅姚興如平凉劉厥據萬年作亂太子泓以東宮軍討平之諸將請露布廣其首級泓曰主上委吾後事不能式遏寇逆當責躬請罪尚敢矜誕自功乎其言實存國體獨恨其懦弱不競

○天道遠人事近順人事而逆天道者吉得天道而失人事者凶歲星在北武王伐紂而克歲星守燕而慕容超爲劉裕所滅殷與南燕無再建之理越得歲而吳伐之勾踐卒以沼吳燕得歲而秦滅之慕容垂建中興之業吳與秦有受報之道

○拓跋珪追柔然殺副馬爲三日食賀拔勝追高歡舉刃幾及歡射勝馬比副馬至歡已逸去田紇送兵五千人驅馬一萬匹一虜挾兩馬其來久矣

○涼術士郭麐知呂氏當滅知李暠終當有國知代呂者王知滅秦者晉率皆寄中而不知己之當死奔

晉為秦人追獲殺之術數前知君子不取

○王恭再舉兵元顯謂道子曰前不討王恭故有今日之難若復從其欲則太宰之禍至矣按太宰指汝南王亮時王國寶為王恭殷仲堪所啚曰將曹爽我乎亦猶是也胡三省以為太宰指道子似誤

○魏主珪大破燕兵於參合陂欲縱遣將吏招懷中國之人中部王建曰燕衆彊盛不如悉殺之其國空虛取之為易乃盡坑之及圍中山其人不降曰懼參合之死也珪顧王建唾其面珪始得崔逞甚喜後積忤旨誅司馬休之等自晉將奔魏珪聞之大喜後奔

南燕獲從者問故曰魏朝威聲遠被咸欲歸附聞崔逞被誅奔他國珪深悔之開創之初尤宜愼誅殺

○崔逞降魏以天下方亂恐無遺種留其妻及四子在冀州後妻子奔南燕及逞得罪并以是責之與伍員屬其子於齊鮑氏同禍按慕容垂世子令爲王猛所間奔燕垂聞之出走苻堅勞垂曰賢子心懷首丘亦各其志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卿何狼狽如是待之如舊堅視珪爲弘

○王凝之奉天師道孫恩攻會稽凝之不設備日於道室稽顙跪呪曰已請大道借鬼兵守諸津要賊不

足憂也城陷為恩所殺不謂天壤間乃有王郎謝道蘊之言信然

○晉武帝始即位探策得一羣臣失色裴楷曰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侯王得一以為天下貞帝悅桓玄簒位登御床忽陷羣下失色殷仲文曰聖德隆厚地不勝載玄大悅南燕河水凍合而澠水不氷慕容超惡之李宣曰澠氷無氷良由逼帶京邑近日月也超大悅梁主歸入朝周主與宴自彈琵琶梁主起舞曰陛下既親撫五絃臣何敢不同百獸周主大悅武后時明堂火張鼎曰火流王屋彌顯大周之祥此皆

一時取悅之言似無關於興衰矣唐高宗曰朕虛懷求諫而竟無諫者何也李勣曰陛下所爲盡善羣臣無得以諫一言喪邦惟此語爲然

○徐適寓於南康山中至始興賤賣之船材大積而人不起及入寇取以裝船即淮南王所謂越人入寇必先積材餘干界中者也唐世吐蕃欲作烏蘭橋先貯材河側朔方常遣人投河終不成橋節度使王佖貪虜厚賂之併力成橋自是朔方禦寇不暇即淮南王所謂邊城守衛誠謹雖百越奈邊城何者也

○劉毅貧困射於東堂庾悅後至奪其射堂廚饌甚

戲毅曰今年不得子鵝炙須以相分悅懲不與後毅
督江州鮮悅都督符攝甚峻悅忿攫殖發背卒悅有
恨凛要毅無異善斟

○韋宗見禿髮傉檀歎曰奇才英器不必華夏明智
敏識不必讀書乃知九州之外五經之表復自有人
按傉檀機辯如此而卒以覆亡其才不足尚也

○劉季斬澤中大蛇聞老嫗哭曰吾子白帝子也赤
帝子斬之劉裕擊傷大蛇見群兒擣藥言吾王爲寄
奴所擊寄奴王者不死二劉之興俱著蛇異

○商鞅作法舍人無驗者坐之及亡投客舍不得入

歎曰爲法自弊一至此哉劉毅敗夜投牛牧佛寺寺僧拒之曰昔亡師容桓蔚爲劉衛軍所殺今不敢容異人盧多遜流崖州逆旅老嫗曰盧相令我子爲某事以不從其意盡室南竄骨肉淪沒老身流落山谷盧相妬賢怙勢行當南竄未死間或可見之蘇轍謫雷州僦民屋章惇以彊奪民居下州追究以契券甚明乃止及惇竄雷州問舍于民民曰前蘇公來爲章丞相幾破我家今不可蓋天道神明無往不復如此

○于什門使燕馮跋逼令拜按其項不屈跋怒留之不遣久之衣冠敝壞蟣虱流溢跋遺衣冠不受凡留

燕二十一年燕人乃歸之魏主策告宗廟蓋以蘇武
留匈奴十九年歸使以太牢謁茂陵爲比耳蘇武官
屬已降及物故隨武還者九人即人人子卿矣常惠
徐聖趙終根皆拜中郎六人史失其名惜哉
○魏比年霜旱雲代多饑欲遷都鄴崔浩曰山東人
以國家居廣漠之地人畜無涯號曰牛毛之衆若分
家南徙不滿諸州之地情見事露四方輕侮今居北
方山東有變輕騎南下布濩林薄之間孰能知其多
少百姓望塵懾服所以威制諸夏也古今北虜之情
○魏太史奏熒惑在匏瓜中忽亡所在當入危亡之

國先爲謠言行其禍罰崔浩曰庚午之夕辛未之朝天有陰雲熒惑之亡必在二日庚之與午皆主於秦熒惑必入秦矣衆怒曰天上失星人間安知所詣後八十餘日熒惑出東井留守句已久之乃去秦大旱昆明池竭童謠訛言國人不安間一歲而秦亡按罰星之行遲速雖有度伏留進退必會於危亡之國爲可諉之天數

○慕容熙伐遼東城將陷熙命將士毋先登俟剗平其城朕與皇后乘輦而入城中得嚴備遂不克齊攻平陽城陷十餘步將士乘勢欲入齊主高緯勅且止

召馮淑妃觀之妃粧點不時至周人以木拒塞之城遂不下二君用婦人誤軍機重失將士心其終至亡國宜矣

○燕光祿大夫乙逸被徵夫婦共載鹿車子璋服飾甚麗從數十騎出迎逸閉車不與言逸常憂其敗而璋更被擢任逸歎曰吾少自修立僅能免罪璋專爲奢縱而更居清顯豈惟璋之忝竊實時世之陵夷也

乙逸之歎末路常變任世道者所宜深念

○劉裕寄書招司馬休之參軍韓延之延之復書曰承親帥戎馬遠履西畿闔境士卒莫不惶駭司馬平

西醴國忠貞款懷待物以公有匡復之勳家國蒙賴
推德委誠每事諮仰而遽興甲兵欲加之罪海內之
人誰不見足下此心而復欲欺誑國士云厭懷謝物
自有由來劉藩死於閶門之內諸葛斃於左右之手
甘言詭方伯襲之以輕兵朝廷賢德寄命過日吾誠
鄙劣嘗聞道於君子以平西之至德寧可無授命之
臣乎儻令天長禍亂九流混濁當與臧洪遊於地下
按劉裕以丁旿為爪牙拉殺諸葛長民用休議為刺
客欲害司馬楚之義士非之不亦宜乎
○叔孫俊卒魏主嗣謂其妻桓氏曰生同其榮能從

同其戚乎桓氏乃縊而祔焉崔暹卒齊主洋謂其妻李氏頗思暹乎曰思之洋曰然則自往省之手斬其妻擲首墻外杜伏威軍士戰死以妻妾殉葬故人自為戰虐狀盜賊暴酷相類

○王鎮惡至渭橋令軍士食畢持仗登岸渭水迅急艦皆隨流倏忽不知所在鎮惡諭士卒曰此為長安北門去家萬里舟楫衣糧皆已隨流進戰而勝功名俱顯敗則骸骨不返衆騰躍而進大破姚丕即項羽破釜甑燒廬舍之意

○漢後主降鄧艾皇子北地王諶曰勢窮力竭禍敗

將及父子君臣背城一戰同死社稷下見先帝可也奈何降乎遂哭於昭烈之廟先殺妻子而後自殺至今猶有生氣姚泓降王鎮惡少子佛念曰晉人將逞其欲降亦不免不如引決泓不聽佛念登墻自投而死時年十一 能知處死之宜泓竟斬於建康市 一

○沮渠蒙遜聞劉裕滅秦怒甚劉祥入言事蒙遜曰汝聞劉裕入關敢研研然也遂斬之 賀狄干久在長安習讀經史舉止如儒者魏主珪見其言語衣服類秦人以為慕而效之殺之中州久淪胡羯盜憎主人

○李密王世充俱徐文遠門人李密圍東都得文遠

令南面坐客北面拜之文遠後歸世充必先拜或問之文遠曰魏公君子也能容賢士王公小人也能殺故人夏王勃勃徵隱士韋祖思既至恐懼過甚勃勃怒曰我以國士徵汝汝以非類遇我汝昔不拜姚興今何獨拜我殺之二人俱前倨後恭而所遇不同

讀史隨筆卷之三

讀史隨筆卷之四　東州李敏求纂

桓温復洛陽破關中劉裕拔廣固入長安俱大功既立而旋為羌虜所據蓋力能舉之而勢不能有也晋氏南渡百有餘年植根偏隅偷安歲月無進取經略之志孫興公之駁議鄭鮮之之表陳乃當時實情本啚故桓劉之收復中原欲以立己威權而非有頼於國家也觀桓温之請遷鐘虡與劉裕之北望流涕其情見矣

○石虎築華林苑墻數十里燃燭夜作死者數萬申鍾諫虎怒曰苑墻朝成夕死無恨矣未幾死慕容熈

等龍騰苑下餘里苑內等景雲山基廣五百步峯高十七丈負土北山與穀同傾後爲高雲所襲入龍騰苑從溝下潛遁而死所謂君以此始必以此終

○謝晦權遇已重賓客輻湊其兄瞻曰吾家恬退不豫時事交遊不過親朋而汝遂勢傾朝野豈門戶之福邪乃以籬隔門庭及位任益重瞻遇病不療遺晦書曰吾得啓體幸全亦何所恨弟思自勉厲爲國爲家晦竟敗死以素士處權任者宜以爲戒

○羽父請殺桓公隱公曰爲其少也將授之矣使營菟裘吾將老焉羽父懼反譖于桓公遂弒隱公溫渠

蒙遜謂其兄男成曰段業非撥亂之主請除之以奉
兄男成曰人親信我畜之不祥蒙遜約男成同祭蘭
門山陰告業男成欲以祭日為亂業殺男成蒙遜泣
告衆曰男成忠於段王而段王無故枉殺諸君能為
報仇乎衆皆憤泣襲業殺之蒙遜之比羽父尤奸猾
不測抑隱公不誅羽父段業信受蒙遜是為可恨
○平恩侯許伯入第蓋寬饒仰屋而歎曰美哉富貴
無常如此傳舍閱人多矣唯謹慎者能久君侯戒哉
禿髮傉檀宴宣德堂仰視歎曰古人言作者不居居
者不作信矣孟禕曰昔張文王始為此堂於今百年

十有二王唯履信思順者可以久處按趙獻文子成寢張老曰善哉輪焉奐焉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君子謂之善頌善禱以其能保有家室也

○董養謂王彌曰君好亂樂禍天下有變不作士大夫惠遠謂盧循曰君雖體涉風素志存不軌劉靈撫膺歎曰天乎何當亂也後爲羣盜髙尚歎曰髙不危當舉大事而死豈能齧草根求活後從祿山反平世豈無此屬要在治平無釁不令奸猾乘時耳祖士雅聞鷄舞亂未免動俠李元忠曰昔日舉義轟轟大樂比來寂寂無人問其人俱想望風飈非名敎可束

○宋武帝嘗微時耕具以示子孫嘗於新洲伐荻有衲布衫襖皇后手作也既貴付會稽公主曰後世驕奢以此示之隋文帝賜太子勇蒩醬一合曰汝上士時食也若記前事應知我意然而宋文帝見之有慙色孝武帝謂田舍翁得此過矣太子勇以驕奢失寵廢煬帝以侈慾亡蓋富貴生不仁皇祖有訓如太康之蔑德何哉

○傉檀為熾磐所敗其女為熾磐后謂其兄虎臺曰秦本我之仇讐先王之薨又非天命豈可臣妾於仇讐而不思報復乎謀殺熾磐事覺被殺仇池楊保宗

尙魏公主將叛公主勸之或問之主曰事成爲一國之
母豈比小縣公主哉人心不同如此
○魏人移書兗州以南國僑置諸州多濫北境名號
又言欲遊獵具區兗州答曰必欲因土立州彼立徐
揚豈有其地復知欲遊獵具區觀化南國開館飾邸
則有司存吁韓入漢厥儀亦泯饋餼之秩每存豐厚
時宇縣分裂各務矜誕危言夸語殊失行人之職矣
石虎以挹婁國所獻楛矢遺李壽欲使知其服遠李
壽下詔曰羯使來庭貢其楛矢難以語玉帛交聘矣
○代王猗盧大獵壽陽山陳閱皮肉山爲之赤魏主

珪大獵牛川圍七百里驅禽獸南抵平城魏主燾如
漠南勑勒驅鹿數百萬頭詣行在蓋四荒之外獸之
所走故其蕃殖如此而畜牧之盛亦然魏主珪破劉
衛辰獲馬三千萬牛羊四百萬拔統萬獲馬三十餘
萬牛羊數千萬頭降高車獲馬牛羊百餘萬破吐谷
渾獲雜畜三十萬破柔然獲馬百餘萬畜數百萬擊
高車獲馬牛羊百餘萬慕容垂破勑勒獲馬十三萬
牛羊億萬頭長孫嵩曰獵取禽獸皮角以充軍實北
虜之喜獵非但講武事調馬足而已
○石虎制征士五人出車一乘牛二頭米十五斛絹

十匹不辨者斬元魏賦民户調帛二匹絮二斤絲一
斤穀二十石又帛一匹二丈供外費至孝文時始班
禄增調户帛三匹穀二斛九斗外帛二匹又兵興取
户調穀五十石戎狄之重斂虐民如此
○沈慶之與蕭斌議事曰足下有一范增而不能用
坐者皆笑曰沈公乃更學問慶之厲聲曰衆人雖知
古今不如下官耳學按石勒好使儒生讀書時以已
意斷之李嗣源聞馮道誦聶夷中詩命左右常諷誦
蓋入耳會心施之於用乃為耳學
○三代以後莫不有學自太學外黨庠術序鄉校家

塾其敎一也晉氏南渡廢興隨時宋文帝以儒玄文史別爲四學明帝置總明觀儒玄文史學士各十人齊武帝省總明觀梁武帝立士林學且命博士巡州郡立學魏始置國子四門學隋廢太學四門及州縣學惟留國子學唐武德初復置國子太學四門生三百餘員郡縣學亦置生員

○漢高帝以太牢祠孔子其後帝王幸魯祭孔子者有矣元魏祀孔子于中書省梁武帝初立孔子廟乃州縣夫子廟之權輿至唐武德中釋奠於太學以周公爲先聖孔子配享貞觀十年房玄齡議停祭周公

以孔子爲先聖顔回配享後世因之
○臨川王義恭嘗出畋有老父被苫而耕左右斥之老父曰盤于遊畋古人所戒一日不耕民失其時奈何以從禽之樂驅斥老農義恭曰賢者賜之粟辭曰大王不奪農時則境內之民皆飽大王之食老夫何敢獨受賜其名不告而退盖魯兩生史失其名自古惜之矣 齊桓公賜老人米食老人所對同
○崔浩始不信老莊之書以爲矯誣之說及爲近習所毁罷歸私第乃師事道士寇謙之受籍飛及率譜丈篇籙真經云輔佐北方太平真君曰聖王受命必

有天應河圖洛書寄言於蟲獸之文未若今日人神
接對手筆粲然勸魏主起天師道場親受圖籙即後
世呂用之林靈素輩所爲矯誣神人若此宜有天禍
○崔浩算略縱横舉無遺筭魏主信用亦專矣及聽
閔湛郗標之言慫書索虜先世事立石衢路自取滅
宗之酷可謂天奪其魄高允職參著述但與宗欽慮
崔門萬世之禍而不爲崔浩諫止其事抑何歟
○曹操征張魯降人初言陽平城南北山遠不可守
及親履不如所聞歎曰他人商度少如人意魏主欲
討涼州李順受賂言瓌城百里地無水草及至姑臧

賜太子詔曰城西大川合於城北其大如河自餘溝瀆乃無燥地

○魏命崔浩定律令巫蠱者負羖羊抱犬沈淵婦乘騾牛賣鬼戮於市盖因虜法也

○開創之際戰爭交急必躬履大難終濟大業曹操攻呂布濮陽人反間操入城布騎得操而不識問操何在操曰乘黄馬走者是也布騎釋操操突火而出魏道武伐夏入統萬城夏人閉門魏主入宮得婦人裙繫槊上乘之以出周主攻晋陽入城齊人夾擊周主自拔無路崎嶇得出齊人於積尸中求長鬣者

○齊湣王時有人當闕而哭求之不得去則聞其聲秦始皇時星隕爲石或刻曰始皇死而地分苻堅時有人入明光殿大呼曰甲申乙酉魚羊食人悲哉無復遺牧犍時有老父投書敦煌東門曰凉王三十年若七年皆妖孽之先見者

○胡叟知牧犍將亡謂程弘曰吾將擇木先集于魏與子暫違非久濶也遂適魏歲餘而牧犍敗梁韋鼎謂楊堅曰歲一周天公當大貴天下一家老夫當委質於公梁亡入長安使以理氣鼎以術數前知

○宋文帝冬月嗽甘恨其形味並劣彭城王義康遣

人於東府取甘供御大者三寸宋吳皇后謂蔡檜王夫人曰今年青魚無大者王氏曰妾家有大者使人取百尾檜以子魚代進后曰固疑道婆村書曰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玉食之與威福並蓋久矣

○義康徙豫章歎曰謝述勸吾退劉班勸吾進今班存而述死其敗宜哉始出都謂沙門慧琳弟子有還理否琳曰大王恨不讀百卷書在安成讀書見淮南厲王事廢書歎曰自古如此我乃不知宜其得罪也按王之自知亦審不必百卷書只讀厲王傳自可

○宋文帝既殺檀道濟乃曰道濟若在豈使胡馬至

劉班

此魏太武既誅崔浩乃曰崔司徒可惜令人主既刑
而悔如無誅殺若唐明皇之惜蕭至忠則謬矣
○魏孝文帝曰北俗貧魯何由知書然古彌請停麋
鹿運車曰秋稼懸黃麻菽布野猪鹿竊食鳥鷹侵費
風雨所耗朝夕三倍乞賜矜緩使得収載卻自爾雅
○伊馥辭尚書郡公魏主問所欲對曰中秘二省多
諸文士若恩矜不已請參其次以為秘書監宋紀僧
真請於上曰臣本武夫榮階至此唯就陛下乞作士
大夫孝武曰此由江斅謝瀹我不得措懷卿可自詣
僧真承旨詣斅斅命左右曰移吾床遠客僧真喪氣

而退曰士大夫固非天子所命蓋伊敵北虜兜鍪也若在南則當不得秘書耳

○古弼奏事魏主方與劉樹棊意不在弼弼侍坐良久忽起捽樹頭搏其耳毆其背曰朝廷不治實爾之罪魏主失容捨棊即可其奏弼詣公車待罪魏主曰吾聞築社之役蹇蹶而築之端冕而事之神降之福其冠履就職南唐太弟景遂與宮僚宴集張易有所規諫景遂方與客傳玩玉杯不之顧易怒曰殿下重寶而輕士取玉杯抵地碎之衆皆失色景遂斂容謝之待易益厚可謂有容受之量

○魏主遺宋書責之曰丈夫遺以弓矢婦人遺以環釧譎誑取賂誘我邊民按文帝符此小數宜取侮於索虜而佛狸書曰取彼不須兵刃此有善呪婆羅門當使鬼縛來其言之鄙悖亦甚

○王玄謨圍滑臺衆請以火箭燒之玄謨曰彼吾財也何遽燒之隋人伐陳或傳虜馬多死孔範曰彼皆吾馬何爲死也卒爲其所敗其妄庸同耶律德光遣趙延壽衣赭褚至晉營撫士卒曰此皆汝物也此則戲之耳

○魏主燾言南飲江湖以療渴猶完顏亮詩立馬吳

山第一峯也然驀馬飮江水佛狸死卯年至明年果
踐謠言魏主以橐駞負河北水亦何益矣完顔亮亦
至瓜步而死豈所謂南伐不利人主者耶
○佛狸號魏之賢君而遺臧質書曰所遣鬪兵盡非
我人談使丁零死正減常山趙郡賊胡死減幷州賊
氐羌死減關中賊卿若殺之無所不利非人君之言
也臧質答曰省示具悉奸懷自恃四足屢犯邊隋玄
謨退於東申坦散於西卯年未至故二軍開飮江之
路冥期使然非復人事蓋一往一來悖出悖入
○徐湛之附義康被収當死賴其母會稽公主號哭

救免又豫范曄犯上之謀恐事不濟密以白帝及議廢太子劭勸立隨王誕其婿也後死于合殿之變謚忠烈公其孫孝嗣聽人穿鼻附宣城王縛袴入雲龍門豫弑鬱林王附遙光陷謝朓後爲東昏侯所召賜以藥酒沈昭略怒罵孝嗣曰宰相無才致有今日以甌擲其面曰今作破面鬼謚文忠公其祖與孫平生終始略同

○列國事變有同時而發者蔡太子般弑景侯在襄三十年展輿弑莒子在襄三十一年衛輒拒蒯聵在哀十五年邾子革出隱公在哀二十二年宋文帝魏

太武連歲死以非理周陳同歲受禪宇文護弑周主覺陳霸先弑梁敬帝在一年春申君文信侯鈞奇據國在數年之内高洋簒魏明年侯景簒梁此何理也武則天以女主當陽時則新羅有真德女主睦州有女子陳碩真稱文佳皇帝林邑范頭利女為王豈由於氣數歟

○元凶之變沈正説隨王誕司馬顧琛曰國家此禍閫闥未聞寧可自安讐耻責義於餘方乎正以弑逆冤酷義不共天舉兵之日豈求必全馮衍言大漢之貴臣獨不如荆齊之賤士乎況殿下義兼臣子事實

家國者哉按荆齊賊士指申包胥王孫賈

○武陵王自尋陽建義已有疾顔竣出入卧内擁王於膝親視起居専决軍政應接遐通昏曉臨哭若出一人以至翦滅元凶皆竣之功其後君臣相責望遂構猜嫌竣懼上啓請生命孝武怒誣與竟陵王誕謀誅之沈其男口居功名之際得保終始蓋自古難矣

○沈慶之泳始興公就第上使何尚之起之慶之笑曰沈公不效何公往而復返先有四宅一夕携子孫親戚徙居婁湖以四宅輸官優游無事非朝賀不出門其畏慎如此而八十之年再出於昏亂之世廢柳

元景顔師伯之謀誅翦江夏王義恭身亦不保盍衣行不休必蹈危機

○顔延之自子竣貴重不受其資供布衣茅屋蕭然笨車進竣鹵簿屏駐路傍語竣曰平生不喜見要人今不幸見汝嘗早詣竣見賓客盈門竣尚未起怒曰汝出糞土之中升雲霞之上驕傲如此其能久乎按延之恬淡約損而史但言其傲誕似沒其善

○中冓之醜記傳所載如燕文后之蘇秦秦宣太后之義渠王莊襄后之嫪毐漢呂后之審食其趙飛燕之赤鳳竇太后之都鄉侯暢晉賈南風之程據秦苟

太后之李廢齊何妃之揚珉魏高后之揚白華胡后
之鄭儼北齊胡后之和士開唐武后之薛懷義皆出
於男女大慾唯魏文明馮后之華宦者苻承祖李文
馮后之私宦者高菩薩抑又何也
○王弘集會任子孫戲適僧達跳下地作虎子僧綽
采蠟珠為鳳皇僧達奪取打壞亦不復惜僧虔累十
二棊子既不墜落亦不重作弘歎曰僧達俊爽恐危
吾家僧綽當以名義見美僧虔必為長者位至公台
後皆如其言九人性情之發必驗於幼齡如此
○宋子業既廢湘東王彧文之昭也晉安王子勛武

淚志曰我自哭已妾事有相類如此

○石虎太子邃與宣相繼誅死虎曰吾欲以純灰三斛自洗其腸何得專生惡子劉太后疾篤使呼廢帝子業曰病人間多鬼那可往太后怒謂侍者取刀來剖我腹那得生寧馨兒其語痛切

○游雅曰史稱卓子康劉文饒之爲人褊心者或未之信余與高子遊處四十年未嘗見喜慍之色乃知古人爲不誣耳崔司徒嘗謂高生豊材博學一代佳士所乏者矯矯風節吾亦以爲然及司徒得罪詔旨臨責司徒聲嘶股栗殆不能言高子獨敷陳事理辭

義清辯人主爲之動容聽者無不神聳此非矯矯者乎宗愛用事威振四海王公以下趨庭望拜高子獨升階長揖此非鳳鵠者乎吾旣失之於心崔又溺之於外此管仲所以致慟於鮑叔也高子謂允也

○孫皓常使侍臣嘲弄公卿宋孝武調戲羣臣謂王玄謨爲老傖劉秀之爲老慳顔師伯爲齴子業效之常謂東海王禕爲驢王後明帝以禕爲廬江王益戲之也宋章惇竄元祐黨人蘇子瞻儋州子由雷州黃魯直宜州皆用其字以官爵爲戲侮之資亦甚矣

○宋明帝謂王景文曰人居貴要但問心若爲耳大

明之世徐爰二戴位不過執戟權亢人主今袁粲以
僕射領選人往往不知有粲以此居貴位要任當致
憂疑否帝實不君懼失權柄然處貴要者宜知此意
○宋明帝誅翦同氣建安王休仁日生娩懼每入朝
必辭楊太妃帝日出射雉或陰雨不出休仁輒語左
右我已復得一日則天時羣臣入朝與家人訣曰未
知復得相見否猜暴之朝令人憏憏靡樂而明帝又
甚焉者
○宋明帝忌王景文張永自作謠言曰一士不可親
弓長射殺人不君哉明帝也設詐戕賢葺孝覺彈斛

律光作謠言曰百升飛上天明月照長安令諜人傳之鄴中祖珽譖光殺之行金敵國間其君臣乃孝斯詐謀孝寬於是不及羊叔子矣按孝寬名叔裕

○宋明帝殺諸弟皆盡裴子野論曰叔仲有國猶不失配天他人入室將七廟絶祀晉武背文明之託而覆中州者賈后太宗棄初寧之誓而登合殿者元凶禍福無門奚其豫擇友于兄弟不亦安乎按季世昏暴之君憎疾宗支寵樹疎遠以至社稷無衛鼎器移易子野之言足爲鑑戒

○沈攸之起兵討蕭道成遺書曰少帝昏狂宜與諸

公密議共白太后廢之奈何交結左右親行弑逆凡
在臣下誰不惋駭移易朝舊布置親黨宮闈管鑰悉
屬家人不知子孟孔明遺訓固如此乎足下既有賊
宋之心吾敢忘包胥之節乎按攸之麤疎狼伉未必
專心本朝特未成之道成耳然其所言實明公義袁
愍孫石頭之舉亦待外助耳

○太白犯上將或勸劉勔解職勔曰執心行己無愧
幽明災眚必至避豈得免勔之言即張茂先天道幽
遠惟當靜而待之之意而賣遺落世務罷遣部曲休範
之亂戰敗而死袁粲聞難慷慨曰孫子受付託之重

不能綏靖國家請與諸君同死社稷被甲上馬將驅之義聲非不凛烈而石頭之敗終亦無成

○裴子野論袁景倩智不足以除姦權不足以處變蕭條散落危而不扶區區斗城之內出萬死而不辭蓋蹈匹夫之諒而無棟梁之具矣當沈攸之東下道成之勢未成慇孫石頭之舉未必無功獨惜與劉秉結謀耳秉東裝臨去啜羹寫胷徑赴石頭部曲數百赫奕滿路粲驚曰何事遽來今敗矣秉曰得見公萬死何恨劉韞謂秉兄肉中詎有血邪今年族矣信然

○蕭道成以謝朏有重名必欲引參佐命嘗論魏晉

故事曰石苞不早勸晉文死方慟哭方之馮異非知幾也朏曰晉文必將終身北面假使魏依唐虞故事亦當三讓彌高及纂朏以侍中當解璽綬朏曰齊自應有侍中乃引枕臥傳詔使稱疾朏曰我無疾遂朝服步出東掖門後仕齊爲尚書及蕭衍將纂徵朏爲軍諮祭酒不應忽輕舟詣闕拜司徒可謂先貞後黷

○宋順帝既禪出就東邸王琨攀車獺尾慟哭曰人以壽爲歡老臣以壽爲戚旣不能先驅螻蟻乃復頻見此事百官雨泣高洋纂位魏帝步入後宮與妃嬪別趙國李嬪誦陳思王詩曰王其愛玉體俱享黃髮

期寧宮慟哭嗚呼悲哉按王琨字之涵游晉末郎中何異司馬

○荀文若算袁曹十勝十敗江文通謂蕭道成有五勝沈攸之有五敗蓋霸業始創人懷景附協贊義大自畜功名豈不啓姦雄之心

○巨猾移鼎必有奸臣附麗羽翼成就何以爲得計而人視以爲犬彘若褚淵尤爲當時所薄初拜司徒從弟炤歎曰彥回少立名行何意披猖至此門戶不幸復有今日之拜入朝以扇障日劉祥曰作如此舉止羞面見人扇障何益沈文季曰淵自謂忠臣不知死日何面見宋明帝何點戲作齊書贊曰淵旣世族

儉亦國華不類舅氏追恤婦家以漏毋始安公主尙巴陵公主而嘗受明帝黃權之托也樂豫亦曰人笑褚公至今齒冷漏死長子賁恥之夾節隱居不仕

○晉司馬休之 宋劉昶齊蕭寶夤皆國亡投北魏人嘗假以大兵使復舊業而卒無成功盖以畏禍脫死非有興復之志也

○宋巨宗室劉㞦之奔魏慕伍員復讐改姓員唐員半千是其後按馬宮本姓馬矢東楷本姓䟽陶穀本姓唐文彥博本姓敬真德秀本姓愼因嫌而改京房本姓李因卜而改梁鴻隱遁改姓運期殊無據矣

○古人命名多不雅者醜惡疾暴破敗侫夫妄人不避隱疾晉謝莊以風月山水景取其旁名五子誕矣程殺鬼孟噉鬼景光强趙鬼馮魂景妖邪司馬犬子梅蟲兒景醜辱楊文宗姚文宗韓顯宗唐世宗李元宗李仁宗景觸犯劉木趙草景賤俗梁飢莫寒景困苦乞伏孔子楊孟子景冒濫蠮蝨張豺田狼梁犢靳豚翟鼠姚驢景卑陋

○齊高祖問王儉孰為繼公者儉曰臣東都之日其在徐孝嗣乎按長安東門爲東都門疏廣乞骸帳飲東都門外故古詩曰藹藹東都門羣公祖二疏儉意

謂辭退之日也胡氏引周公既定洛請明農似誤
○晉武帝出齊王攸王濟使其妻常山公主涕泣固諫上召濟讓之既而曰頗知愧否濟曰他人能令親者疎臣不能令親者親以此愧陛下耳帝嘿然齊武陵王曄無寵於武帝侍宴伏地貂抄肉盤帝笑曰肉汙貂對曰陛下愛毛羽而疎骨肉帝不悅雖以帝王之尊辭理所在不得不屈
○魏孝文居馮后喪齊使來吊欲以朝服行事魏主客爭之往復論辯齊使曰齊武帝喪魏使來吊初不素服齊何今日獨見要逼魏人曰齊不行亮陰踰月

即吉李彪奉使齊之君臣鳴玉盈庭李彪何敢素服行禮皇帝仁孝條於有虞豈得以此方彼齊使乃詘請於主人受其吊服齊之君臣於是乎知愧

○魏苻承祖用事姻親趨附從母楊氏謂其母曰姊雖有一時之榮不若妹有無憂之樂與之衣不受或受而埋之與之奴僕則曰我家無食不能飼也承祖遣車迎之不肯起抱置車上大哭曰爾欲殺我苻氏號爲癡姨及承祖敗獨免狄仁傑執政堂姨盧氏有一子仁傑謂曰吾幸爲相請以係補官盧氏曰老身只有此子不欲事女主公大慙婦人有卓識高見

○齊文惠太子出東田觀穫謂衆賓刈此亦殊可觀
范雲曰三時之務實爲長勤願殿下須知稼穡之艱
難無徇一時之宴逸按晉會稽王營出見稻田問是
何草左右以對王曰豈有賴其末而不知其本者乎
三日不出生長富貴斯爲通蔽

○文惠太子素惡蕭鸞曰我意中殊不喜此人不解
其故當由其福薄故也及鸞得志太子子孫無遺類
金翅鳥啄盡小龍豈容人力宋子業惡壽寂之見輒
切齒宋元徽憎楊玉夫見輒切齒曰明日當殺竟爲
寂之玉夫所弑亦猶是也按蕭鸞酖巴陵王子倫子

倫曰先朝昔滅劉氏今日之事理數固然信哉

○趙武靈王胡服欲取中山而公子成稱疾不肯服所守者正也魏孝文帝變胡服欲襲華制而新興公丕獨胡服於其間所安者故也

○鬱林王廢吏部尚書謝瀹方與客棊聞變每下子輒云其當有意竟局還齋卧終不聞外事宣城王謀繼大統侍中謝朏求出外爲吳興太守遺其弟瀹酒數斛曰可力飲此勿豫人事二謝容嘿苟全國家何賴焉漢袁盎爲吳相兄子種謂曰吳王驕日久苟欲劾治彼不上書告君即利劒刺君矣南方卑濕君能

日飲無何說王無叛而已亦出於保身脫禍

○邵陵王子貞求熊白廚人以與鐵不在不敢與海陵王在位思食蒸魚菜太官令答無錄公竟不與所謂德之休明肅慎貢其楛矢若其不德雖籬辟閭物亦不可得者此也

○宋之興有劉穆之齊之興有王儉梁之興有徐勉幹理才具精敏相類而俱不及王茂弘歲計有餘

○會稽王道子嬖人茹千秋諂賂得進齊武帝嬖臣茹法亮姦諂美權東昏侯嬖臣茹法珍依勢用事同時吳人茹皓為魏主左右得幸賣權諸茹豈同族歟

○范縝謂竟陵王曰人生如樹花同發隨風而散或拂簾幌墜茵席之上或關籬落墮糞溷之中墜茵席者殿下是也落糞溷者下官是也貴賤雖復殊途因果竟在何處其神滅論曰形者神之質神者形之用神之於形猶利之於刀未聞刀沒而利存豈容形亡而神在江左清談之世乃有此等議論

○宋明帝旣誅晉安王子勛待世祖子孫如平日建安王休仁言松滋侯兄弟尚在非社稷計於是悉誅世祖二十八子後帝誣休仁謀逆賜死齊明帝世始安王遙光勸帝盡除高武子孫每與上屏人語明日

必有誅殺後遙光謀亂臺軍斬之殺人以邀利已不可為況於懷姦而助虐求免難矣

○齊明帝旣殺高武子孫王敬則起兵以奉子恪為名子恪亡遙光勸上悉召諸王入宮幼者與乳母俱入令太官煮椒二斛都水辦棺材數十具二更子恪徒跣自歸時上眠未起單景儁啓子恪至上撫床曰遙光幾誤人事乃賜王侯供饌遣歸帝旣積暴而又有遙光逢贊其禍尤烈

○元凶之變張超之弑帝于合殿及武陵王入討超之走至合殿御床之所為軍士所殺晉安王敗陸超

之端坐候命超之門生希賞斬超之及殯門生亦助
擧棺棺墜折頸一死路巖譖楊收賜死江陵後巖賜死乃
楊收賜死之禍也李符以春州惡地勸趙普貶盧多
遜未幾符得罪貶春州死楊彥洪勸朱溫殺李克用
曰胡人急則乘馬見乘馬者射之彥洪適乘馬在前
溫射之殪

○天下有快意事三魏沙門法秀以妖術作亂禁兵
收捕因之鐵鎖自解魏人穿其頸骨祝曰若果有神
當穿肉不入穿之乃死蜀王建登樓有僧抉一目以
獻蜀主命飯僧一萬以報之張格曰小人無故自殘

不宜崇奬乃黜之 大明永樂中欽州進自宮淨身者三百人 成祖以非人情斥遣之

○古人重氏族氏以辨祖族以别類故宗法不亂世系以明自拓跋入中國以索虜諸姓重複奇僻紛紜改易遂亂華夏氏族不明宗系亦紊至宇文氏又以功次爲三十六姓及九十九姓而士卒皆從其將散亂無紀實天下之大變也後世複姓唯長孫叔孫達奚豆盧尉遲獨孤屈突宇文慕容紇干拓跋賀婁万俟伊婁似先跌跌賀蘭哥舒可辨其爲虜姓三字姓多省字從簡而侯莫陳可朱渾二姓至唐末猶存

○寧州刺史王遜以姚嶽不窮追成兵鞭之大怒冠裂而卒李沖親數李彪過失瞋目大呼遂發病荒悖卒人以為肝裂七情之發其過如此

○賢人見慕於夷狄匪榮伊辱魏孝文自為文祭比干墓曰嗚呼介士胡不我臣賢相名聞四夷有時而為禍金人圍汴京求司馬光子孫悉取以北歸

○書曰爾有嘉謨嘉猷則入告于后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謨斯猷惟我后之德是乃歸美之事自人君責望於其下則不可魏高祖謂羣臣曰君父一也父有過子於屏處諫者豈非不欲其父之惡彰於外邪君

有得失不能面諫而上書顯諫彰君之短明己之直此豈忠臣所爲乎夫入諫其君出不使人知即石建陳羣高允之所爲長者然人君必欲以此求於其下則直切之言無由至前而諂諛之人因是藉口惡可乎哉後世人主惡人顯諫或誅或斥曰揚君之過自沽其直以爲拒諫之資戕忠讐賢國隨以亡悲夫

○自蘇孺文行部至清河爲故人置酒明日按其姦贜世之自好者往往爲皎厲之行以要世取名魏源懷巡六鎭鎭將元尼須置酒謂懷曰命之短長繫公之口懷曰今日飲酒非鞫獄之所明日公庭始爲使

者按罪之處竟按劾抵罪唐張鎮周舒州人為本州
都督與親戚故人酣飲如布衣時凡十日分贈金帛
泣別曰今日張鎮周猶得與故人歡飲明日則舒州
都督治百姓耳君民禮隔不得交遊犯法一無所縱
○魏太極殿產芝崔先曰莊子所謂氣蒸成菌也柔
脆之物生於堙落穢濕之地不當生於殿堂高華之
處野木生朝野鳥入廟古人以為敗亡之象故太戊
中宗懼災脩德殷道以昌所謂家利而怪先國興而
妖豫梁武帝將封禪會稽許懋曰封禪乃緯書之曲
說非正經之通誼舜五載一巡狩周徧五嶽若為封

禪何其數也燧人以前世質民淳安得泥金檢玉結繩而治安得鐫文告成祀天祭地禮有常數至於封禪非所敢聞後世賀產芝請封禪當據此說爲正

○魏孝文喪至魯陽咸陽王禧謂彭城王勰曰汝此行不唯勤勞亦實危險勰曰兄年長識高知有危險彥和握蛇騎虎不覺艱難夫當危疑之際經畏慎之懷亦何所不至然禧與勰後皆不免

○魏孝文臨終手詔太子曰汝叔父勰清規懋賞與白雲俱絜厭榮捨組以松竹爲心吾少與綢繆未忍暌離百年之後其聽勰辭蟬謝冕遂其沖挹之性按

孝文以屬主而辭令爾雅足見遷喬之美矣帝之此
令友于終始無間而以彭城明茂之資卒不免刀鋸
之禍盖地尊勢偪讒構易乘魏氏之亂已基於此
○齊自鬱林王廢繼以明帝猜忍柬昏荒虐舊臣宿
將多不得保陳顯達侍明帝酒酣啓帝借枕曰富貴
已足唯欠枕枕死有疾不治既而自愈意甚不悅後
舉兵尋陽欲廢柬昏立建安王兵敗死顯達知涉世
之難而不善爲謀自蹈禍機所謂爲臣不易
○朱振勸揚駿燒雲龍門以脅賈后駿曰功費甚大
奈何燒之不從而敗崔恭祖勸崔慧景燒北掖樓慧

景曰後若更造貴用功多不從而敗援子路曰太子無勇若燔臺半必舍孔叔盖古人已有欲以火刼者

○荀彧初見魏武曰兗州將軍之關中河內也蕭衍始引兵東下留鄭紹叔守尋陽曰卿吾之蕭何寇恂也爲此言者其以興復爲心耶

○沈攸之圍郢州令范雲入城餉武陵王犢一腔柳世隆魚三十尾皆去其首蕭衍攻建康臺中以黃油褁東昏首令范雲送詣石頭文士承此差遣亢哉

○事必有因郡國舉孝廉公府辟賢良月旦標榜所由作也題品旣立選用是據九品中正所由設也上

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門地貴賤所由分也後世私
勝因襲通變射策貼經所以防末流也蓋至是而長
材茂德之士無由而出世道人物漸不及古實由於
公私之行不行耳
○沈約之於齊文惠猶褚淵之於宋明帝蕭衍之篡
約實倡之其言曰今與古異不可以淳風期物齊祚
已終公當承運衍曰吾方思之約曰公初建牙樊沔
此時應思今王業已成何所復思若天子還都君臣
分定豈復有人同公作賊既廢齊和帝為巴陵王上
欲以南海為巴陵國約曰不可慕虛名而受實禍乃

遣鄭伯禽拉殺之後燮齊和帝以劍斷舌乃呼道士蔡京章於天言禪代之事不由已出按文惠宮人猶知沈家令天道神明爲可誣也

○袁昂拒境不受西師江革移書曰根本既傾枝葉安附竭力昏主未足爲忠家門屠滅非所謂孝豈若改啚自求多福昂復書曰內揆庸素文武無施雖欲獻功未增大師之勇置其愚嘿寧阻衆軍之威一飯微施尚思投殞食人之禄頓忘一朝其言豈非義烈而畢竟與馬仙琕同入道素之門未免墜落馬仙琕謂蕭衍曰小人如失主犬後主飼之則復爲用矣與

搖尾乞憐者何殊鉞梁武帝曰令天下見二烈士且
江革不肯爲魏人作歆器銘而爲蕭衍作書招袁昂
盖江左節義之稱大抵如斯而已
○兗州多盜刺史李崇命村置一樓懸鼓盜發亂擊
旁村始聞者以一擊爲節次二次三俄頃聲聞百里
發人守險要盜發輒擒漢時長安中捋鼓警盜其法
當如此楊侃討蕭寶寅令村民聞臺軍至各舉三烽
相應無烽者乃爲寇黨當進擊村民轉相告語未降
者亦詐舉烽火先遍百里賊散去鷹范交縛兩炬營
中呈列以却匈奴用烽火懼賊同而楊侃用計更奇

○南北交爭殺傷大當鍾離之役焚橋拔柵魏人投水死者十餘萬梁人堰淮水以偪壽陽秋水暴漲堰壞聲如雷聞三百里城戍村落十餘萬口皆漂入海

○魏李崇曰國家雖有學官之名而無教授之實何異兎絲燕麥南箕北斗史言魏末儒學甚盛弟子著錄多者至千人其所謂儒學可知且爾時州郡共有一萬三千餘寺儒學雖盛當不及鬼教矣

○魏高綽封軌俱號方直及高肇用事綽迎送往來軌竟不往綽顧不見軌遽歸歎曰平生自謂不失規矩今日舉措不如封生遠矣齊崔季舒曰崔暹嘗忿

吾姪每言叔父可殺及其自作乃過於吾唐張濬常
拜田令孜及召朝貴飲酒濬耻於衆拜先謁謝酒及
賔客畢集令孜曰吾與張郎中清濁異流旣慮玷汙
何憚更改今於隱處謝酒則又不可濬慙小人傾諂
陽欲掩護所謂人之視己如見肺肝則何益矣

○曹景宗鍾離凱還賜宴命朝臣聯句以景宗兕盞
不賦韻景宗請賦時唯餘競病二韻景宗援筆立成
去時兒女悲歸來笳鼓競借問行路人何如霍去病
宋曹翰因宴獻詩三十年前學六韜英名常得與時
髦曾因國難披金甲不為家貧賣寶刀臂健尚嫌弓

力軟眼明猶識陣雲高庭前昨夜西風起羞見團花
舊戰袍二曹豪武兼有詞藻足令將壇吐氣
○宋蒼梧王納妃江氏王年八歲梁昭明太子納妃
蔡氏太子年七歲寤寐之求不應太早如是
○母后臨朝歷代之亂政而宋宣仁后臨朝則爲元
祐之治殺太子母元魏之過擧而胡太后不死則致
河陰之變
○裴植爲尚書曰非我須尚書尚書亦須我楊素對
周主曰但恐富貴來逼臣臣無心圖富貴也驕溢如
此焉免覆敗

○漢成帝時有披香博士淖方成桓靈時始置女尚書魏明帝因之置女尚書六人石虎時有女尚書元魏以元乂妻胡氏為女侍中高齊以陸令萱為女侍中陳後主以袁大捨為女學士唐韋后以賀婁氏為內將軍文宗以宋若憲為女學士南漢劉龑以盧瓊仙黃瓊芝為女侍中俱出亂政

○國家將亡巨室競為奢侈魏末高陽王雍富貴冠一時河間王琛每欲與雍爭富謂章武王融曰不恨我不見石崇恨石崇不見我融素以富自負歸而歎惋三日曰始謂富於我者獨高陽耳不意復有河間

京兆王繼曰卿似袁術在淮南不知世間復有劉備此與石崇王愷夸富相類

○洛陽有蔡邕石經屢經喪亂初無損失及魏馮熙常伯夫繼爲洛州刺史取以建浮圖精舍大致頹落其後高澄遷五十二碑於鄴天元又徙於洛陽遂致淪失斯文遺恨矣止嶧山蔡刻爲野火所焚而已

○赫連勃勃自以統臨萬方筭統萬城於黑水南其四門東曰招魏南曰朝宋西曰服涼北曰平朔元魏都洛陽作四館曰金陵燕然扶桑崦嵫以處降人亦中國之耻也

○晋趙王倫遣齊王冏收賈后后問起事者誰曰梁趙后曰繫狗不繫其頸反繫其尾安得不然魏元人幽胡太后不免飢寒歎曰養虎得噬我之謂矣賈后以梁趙為狗胡后以元人為虎

○元乂之幽胡太后奚康生侍宴為力士舞折旋之際顧視太后舉手蹈足瞋目頷首為執殺之勢太后解其意而不敢言乂殺康生高演之廢濟南王娥永樂武力絕倫叩刀仰視帝不應永樂納刀而泣遂斬於華林園壯心不展没有餘恨

○魏路令思以師徒撓敗上疏曰比年將帥多寵貴

子孫衛栖躍馬志逸氣浮軒眉扼腕以攻戰自許及臨大敵憂怖交懷雄齒銳氣一朝頓盡乃以羸弱居前以當敵精壯居後以衛身兵知必敗始集而先逃將畏敵強遷延而不進其言由盡衰世膚將之情

○讖緯之說已極無據至梁武帝乃用反語相協作同泰寺開大通門以對之乃以鹿子開之讖為來子哭之讖以符昭明之死唐高宗以乾通反語為天窮遂停年號惑矣

○拓跋氏至孝文都洛陽為令辟制作文物庶幾太平之盛再傳而肅宗遇酖胡后亂朝爾朱榮稱兵犯

闕廟社顛倒以朝臣不能匡弼縱兵殺丞相高陽王

雍以下二千餘人繼以高歡宇文泰交爭遂分東西

二魏以至於亡治平僅十餘年所謂胡無百年之運

○何進謀除宦官召董卓兵詣闕欲以脅太后卓至

澠池進又宣詔止之魏主惡鄭儼徐紇密詔爾朱榮

舉兵內向欲以脅太后至上黨復以詔止之俱因以

亡軀覆國前後一轍卓將羌胡榮擁契胡既至洛陽

俱殺戮朝士旣而俱就誅翦

○爾朱榮謂元天穆曰靈后女主不能自正推奉天

子人臣常節葛榮奴才譬如奴走擒獲即已須來受

國大恩未能混一海內何得遽言勳業如聞朝士猶
自寬縱今秋戒勅士馬校獵嵩高令貪汙朝貴入圍
搏虎仍出魯陽歷三荊悉擁生蠻北填六鎮四軍之
際掃平汾胡明年簡鍊精騎徑渡江縛取蕭衍然後
奉天子巡四方乃可稱勳耳其言暴慢亦不祿祿
○爾朱兆犯闕敬宗謂大河深廣未能猝濟是日水
不及馬腹兆騎叩宮門宿衛乃覺阿骨打攻遼至混
同江無舟以渡金主乘赭白馬徑涉曰視吾鞭所指
而渡水不及馬腹既濟測其渡處深不可測元人以
二宮北遷錢塘潮三日不至按姚萇軍中無井有渴

死者會大雨姚萇營中水深三尺百步之外寸餘而
已符堅歎曰天亦佑賊乎其理則耶

○王莽恐平帝外家奪其權帝母衛氏留中山盡滅
衛氏支屬爾朱兆立長廣王曄慮其母衛氏預政伺
其出遣數十騎爲刼盜殺之於京巷國君尊榮以天
下養其親爲失其勢患必先及其親哀哉

○魏永寧浮屠災觀者皆哭聲振城闕梁同泰浮屠
災上曰此魔也宜廣爲法事南北朝一時奉佛同浮
圖災同未幾國亡又同

○梁主認七月生兒爲已子其謀已甚及其北竄眷

着未已使其母吳淑媛送幼時衣招之死而歸尸葬於陵次豈以母愛子拖溺於慈悲不自覺其過歟

○拓跋氏自詰汾力微起自北荒世雄諸部其後世乃君中國歷百餘年夷狄之盛古所未有可謂有天祿矣而其君令終者鮮豈虜無禮義上慕下亂故歟猗盧為子六脩所弒鬱律為猗㐌妻所殺什翼犍為子寔君所弒珪為子紹所弒燾為宗愛所弒弘為母馮太后所酖詡為母胡太后所酖少主為爾朱榮所沈子攸為爾朱兆所弒恭為脩所弒脩及欽為宇文泰所弒廓為宇文護所弒而已東魏主善見為高洋

所弑而亡洋盡滅元氏之族

○天官書曰望雲氣仰而望之三四百里平望在桑榆上餘二千里登高而望下屬地者三千里按斛律金以厲法嗅地知敵遠近望塵知敵多少亦異哉

○越人聚固山林則曰山越嘯盜聚任城荊榛則曰任榛稽胡別部侵擾則曰胡荒山民入山射獵則曰山棚潘張所居謂之潘張楊劉所居謂之楊劉猶云宋陳村也

○李元忠兼露車載濁酒素箏詣高歡歡聞其酒客未即見元忠下車獨酌擘脯食之謂門者曰本言公

拾逃雋傑今國士到門不吐哺輟洗其人可知還吾剌勿通歡遍見之觴再行元忠取箏彈之長歌忼慨曰天下形勢可見明公猶事爾朱邪因進策起兵按元忠出處彷彿酈生

○曹操責陳琳曰卿昔為本初移書何乃上及父祖琳曰矢在弦上不得不發宇文泰謂侯景曰賀拔公雖死宇文泰尚在卿何為者景曰我猶箭耳惟人所射其辭紛語同

○高歡將立善見為東魏帝曰孝昌以來昭穆失序業後祚短職此之由侯景過簡文帝禪位豫章王詔

曰弟姪爭立星辰失次良由朕非正緒召亂致灾按
姦臣既弑其君猶以正名籍口
○宋明帝造湘西寺十級浮圖曰是我大功德用錢
不少虞愿曰皆百姓貼婦賣兒錢所為罪高浮圖何
福之有梁武帝作皇基寺追福祖先命有司求良材
時曲阿弘氏買巨材東下誣其為劫而殺之沒其材
為寺此皆佛氏之所禁也何得妄希福利
○馬周為常何陳便宜貞觀帝亟召之未至遣使督
促者數輩與語甚悅蘇綽為周惠達論事宇文泰曰
卿誰與為此議惠達以綽對泰召語大悅並至大用

蟠木之器實賴先容

○梁武帝末年當魏少主時南北俱末有勝政梁賀琛啓帝四事切中時弊武帝發怒手勅詰責魏張普惠極論時政得失胡太后與帝引普惠於宣光殿隨事詰難二國復諫自賢莫能相尚焉能相併

○高歡將起兵討爾朱氏詐爲書稱爾朱兆以六鎭人配契胡又爲幷州符檄徵兵討步落稽歡親送之郊雪涕執別衆皆號慟聲振原野歡曰與爾俱爲失鄕客今西向已當死後軍期又當死配國人又當死奈何衆曰唯有叛耳歡曰叛乃急計當推一人爲主

衆共推歡歡曰爾鄉里難制以吾爲主死生任吾則可不然不能爲天下笑盖陳勝之召令徒屬與彭越之約束羣盜合爲一人

○魏主手刃爾朱榮司馬子如素爲榮所厚棄家走出城爾朱世隆即欲還北子如曰天下恟恟不可示人以弱還軍向京城或可成功假使不得所欲示天下有餘力即賈詡說李傕郭汜率部曲犯京城之計

○爾朱世隆因周公廟爲爾朱榮廟尋爲火所焚按魯桓僖宮災以親盡未毁也夷伯之廟震以有隱慝也宋立姦黨碑爲雷所擊謂天道幽昧吾不信也

○高歡語鮮卑則曰漢民是汝奴夫爲汝耕婦爲汝織何故凌之語華人則曰鮮卑是汝客得汝一斛粟一匹布爲汝擊賊令汝安居何爲疾之其狡猾如此

○有功不伐人所難能自伯禹聖人也舜之命禹曰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降及後世馮異不伐軍中號大樹將軍賢矣同時賈復每諸將論功復未嘗有言光武曰賈君之勳我自知之西魏蔡祐每諸將爭功祐獨無言宇文泰曰承先不言勳我當代其論敘當令拔劍擊柱者內愧

○西魏主納柔然女是爲悼后以乙弗氏爲尼賜自

盡高歡求皆於柔然頭兵可汗曰高王自取則可妻
妃勸之乃娶號蠕蠕公主婁妃避正堂而居之頭兵
令其弟送女曰待見外孫乃歸二魏求助於壯虜同

○劉靈助自謂有妖術聚衆作亂自占吉凶曰三月
之末必入定州爲侯淵所斬果以是月末首函入定
州猶刀玄所謂庚子歲青蓋當入洛陽

○婁妃識高歡於城上柴后識郭威於門隙身自請
嫁終爲天下毋張氏識李靖於客次梁氏識韓世忠
於軍營以身夜奔俱封國夫人婦人鑑識如此

○匈奴蠕蠕并醜號也自中國斥而呼之其人即安

受而自稱其椎鄙如此然王莽改恭奴善于則不受

○司馬子如獻武微時故人也為高澄說脫罪令父子如初歡賜子如黃金百三十斤及澄秉政收子如繫獄一夕髮白無少寬縱此澄之所以如虎也高歡親為擇蝨賜酒百瓶米五百石子如曰無事尚被囚受此豈有生路按子如只言相王給蒼特牛犢露車一乘而不言黃金百三十斤亦此意

○漢哀帝遣謁者張由將醫治中山王病由狂易病發怒去尚書責擅去狀由誣言中山太后祝詛上獄成中山太后死梁武帝遣主書黃穆之視沈約疾增

損不即啓聞懼罪乃白赤章亭上大怒譴責約懼而卒小人巧譎疑似陷人要利在人主淸澂別白之耳

○古人之言有自成韻語者淳于髡之對齊王飮酒衛平之對宋王龜策故組織成文如欒崧曰天子穆穆諸侯皇皇未聞人君自起撞郎謝安謂桓溫諸侯有道守在四隣明公何須壁後置人因謂郗超郗生可謂入幕之賓王羆語宇文泰老羆當道卧貉子安得過自然成文故好苻生 謂牛夷曰牛性遲重善持轅軛雖無驥足動負百石夷曰雖服大車未經峻壁願試重載乃知勲績猶東方朔郭舍人之俳語

○曹操圍鄴李孚斫問事杖繫馬邊着平上幘投暮詣鄴自稱都督歷北圍步步呵責守圍將士隨輕重行罰至南圍責守圍者收縛之因馳入城達其武從三騎效高歡將士衣服潛聽軍號歷諸營若警夜者有不如法往往撻之具知情狀兩人用計同

○晉元帝避難至河津吏止之從者宋典後至以鞭拂之笑曰官禁貴人汝亦被拘耶吏乃聽過庾冰出奔蘇峻購之甚急鈴下卒引冰入船覆以蘧蒢吟嘯鼓枻而去每至邏所以杖扣船曰何處覓庾冰正在此人不疑之王廞敗沙門曇永匿幼子華提衣襆自

隨津邏起之永呵華奴子何不速行擒之數十字文
恭馬逸墜地孝穆以策扶背曰籠東軍士爾主何在
而獨留此俱頼而免
○劉裕獨驅數千人王君廓以十三人破賊一萬用
少擊衆號萬人敵宇文泰將劉亮攻豳州孫定兒亮
先豎纛於高嶺自將二十騎馳入城定兒方置酒亮
麾兵斬定兒遥指城外纛命騎出召城外大軍城中
慴服莫敢動宋王德以十六騎馳入隆德府縛金守
臣姚太師以獻二人勇略不但軍鋒之冠
○高歡尊禮万俟普親扶上馬其子洛頓以死報及

戰邙山諸軍皆退洛獨勒兵不動謂魏人曰受洛干在此魏人不敢進歡名其處為回洛即隋倉城地

○戰爭既久權謀迭用攻守之策地道尤甚攻之者鼓角鳴於地中守之者缶穴中偵衷紹攻公孫瓚為地道穿其樓下施木柱燒之樓輒傾倒李光弼守太原賊於城下罵詈光弼從地道曳之以入臨城斬之賊為土山攻城光弼為地道迎之近城輒陷田頵攻常州為地道旌旗兵甲出於制置使杜稜之寢室遂虜之然諸葛亮圍陳倉為地道欲涌出城裏郝昭穿地橫截之韋孝寬守玉壁高歡鑿地為十道孝寬掘

長塹邀之敵入地道孝寬塞柴投火以皮排吹之一
皷焦爛此則墨翟之守也
○彭樂追宇文泰泰窘曰癡男子今日無我明日豈
有汝邪樂歸言於歡曰黑獺漏刃破膽矣歡怒親捽
其頭舉刃將下者三嚙齗良久樂曰乞五千騎為王
取之歡曰汝縱之何意言復取邪取絹三千疋壓樂
背因以賜之蓋惜其才用也然卒以是為高洋所殺
○高歡敗於玉壁軍中言韋孝寬以定功弩射殺丞
相魏人下令曰勁弩一發兇身自殞歡聞之坐見諸
貴使斛律金作勅勒歌歌曰勅勒川陰山下天似穹

廬盖四野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盖其歌
出敕勒部王弁州以為金所作恐不然
○梁武帝以萬乘甘為寺家奴羣臣稱皇帝菩薩浮
圖災則曰道高魔盛行善障生考其作事則勞民動
衆死亡塗地只以區區小仁妄希功德杜弼謂毒螫
讒懷妄敦戒業躁競盈胷謬治清淨殆實錄也陳後
主亦自賣於佛寺為奴時大皇寺七級浮啚災